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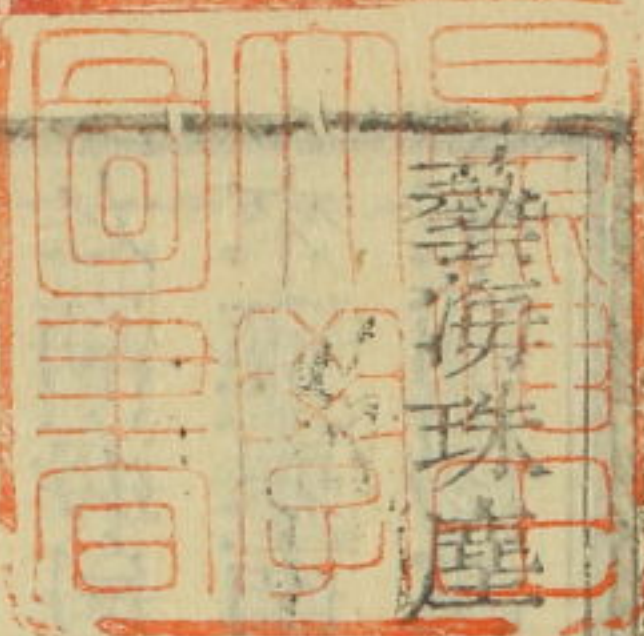


藝海珠塵

14
1627
31



門 14
號 1627
卷 31



警海珠塵

海潮說上

周春纂 仕履已見

古今言潮者無慮數十家其論往來大小之理精且詳矣第念我輩生長海濱必當按切形勢求與古人相證合未暇博引而繁稱也嘗考枚乘七發言潮之祖也所云江水逆流海水上潮目為似神而非者惟與浙江之潮相近其次王充論衡則明云丹徒大江無濤錢塘浙

南匯 吳省蘭 泉之輯
海寧 朱應垣 為儀校

海潮說

海潮說

早稻田大學
25.10.30
藏

藝海珠璣
江山陰江上虞江三江有濤矣又其次鄞道元水經注引吳越春秋吳錄及七發之文注於錢塘縣東下則定潮之在吳地矣竊謂海固有潮凡通海之江皆有潮但天下之潮莫不暗長卽極盛之時亦不過波浪湧起而已其能合於七發所云者獨有我州之潮我州之潮卽浙江之潮也厥謂銀山雪屋吞天沃日有萬馬奔騰之聲頃刻而數百里羣推浙江之潮甲於天下皆因他處之潮海自海而江自江故其勢殺若我州之潮海自東來經東南大洋入尖山口而一束其勢遠且猛江自西來前揚波後重水出龕赭海門而亦一束其勢隘且急

兩潮會於城南激盪衝突然江終不敵海海遂挾江以直抵嚴灘而止此正合於江水逆流海水上潮乃似神而非者三之一也土人習焉不察有頭潮二潮之分南潮北潮之別豈知頭潮南潮之卽江潮二潮北潮之卽海潮也哉茲以海寧之潮證都尉之說信吳地自有廣陵於揚杭兩不相涉當與伍子之山胥母之場皆以吳地斷之我州地亦屬吳到江則吳地盡矣至曲江居士之賦雖佚而金風亭長之集具在不復贅述云

案論衡書虛篇論濤八百餘言辨子胥驅水爲濤之虛且定吳越地界云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

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錢塘之江
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
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怒越江治中越人
故其立論如此後云其發海中之時馳漾而已入三
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而爲濤曲江有濤
竟以隘狹也上用殆字下用竟字文氣兩相呼應中
引廣陵曲江文人賦之爲證史記之從狹中渡卽此
又云吳殺子胥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正見
廣陵曲江卽在三江之中而爲越江無疑矣否則爲
濤上吳界中何可云子胥無知乎况揚子江舊關四

十餘里昔魏文帝臨江見波濤洶湧嘆爲長江天塹
者又安所謂隘狹乎論衡非僻書可以覆核也又案
謝靈運山居賦云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
在時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奔飛流灑漾
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到
底而見壑此楚貳醉心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自
注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以瘳
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康樂在仲任之後善長
之前善長北人康樂南人可見六朝時南北相同亦
非酈氏一人之臆說也自記

鄉先正陳清恪太夫子致仕後觀潮疑有頭潮頭二潮頭之分因至西南兩門外又至廿里亭尖山口再四觀之終不得其故而悉歸之於沙見於公所著海潮議中余生長海濱亦復習焉不察去年庚申秋日忽悟其理而成此篇雖江海兩來前人有畧道及者若分屬頭潮二潮頗自詡爲獨創非勦說雷同也偶引丹徒大江無濤六字致累後漢名賢之書殊覺歉然惜不能起鄉先正而就正耳又記南齊書地理志云南兗州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闊壯處也或引之以爲廣陵

濤之證無論闊壯與浙江之隘狹不合且不知海陵之爲泰州而以揚州城當之紕繆已極其餘更不勝言矣又記

海潮說中

繡水朱氏少作謁廣陵侯廟詩晚年與越辰六書皆未暇詳考但據曾南豐文無怪乎後人之滋疑也案越紐錄言吳古故水道首云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平門吳北門也未云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漁浦之名見於謝靈運富春渚詩齊濟漁浦潭文選李善注引吳郡記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邱遲亦有且發漁浦潭詩水經注云

江東逕上虞縣南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湖中有大
獨小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有漁浦王廟夫由
漁浦入大江由大江奏廣陵則廣陵正當吳越之界矣
越紐有吳古故水道及吳古故陸道吳古故從由拳辟
塞奏山陰三條其間古今地名雖難悉考然要皆自吳
入越自北而南之路則廣陵非浙江之地而何其與揚
州本風馬不相及否則自蘇至揚何以水出漁浦陸奏
太湖之北復從由拳辟塞乎且南豐之文未始不足據
也合王梅溪之說徐次鐸之議觀之知漢早有廣陵之
稱不自南豐始也南豐于熙寧時序鑑湖圖上距東漢

永和已九百餘年矣必有圖經碑碣可稽豈能鑿空而
臆撰乎其云曹娥斗門者謂水東注曹娥其云廣陵斗
門者謂水西注廣陵非謂鑑湖之傍其地卽名曹娥廣
陵也曹娥斗門屬會稽水入於東小江廣陵斗門屬山
陰水入於西小江案嘉泰會稽志浦陽江東北入臨浦
灣至海俗名西小江一名錢清江今雖鑑湖湮廢西小
江亦半漲爲田然以形勢度之廣陵之地自在當卽今
西興也西興本名固陵吳越春秋云越王入臣於吳羣
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越王軍陣固陵越紐錄
云浙江南路西城范蠡敦兵城也水經注云浙江又經

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
固陵今之西陵也後吳越武肅王以非吉語改爲西興
所以江干有協應廟宋時封神爲廣陵侯也要之揚州
自有江濤浙江自有廣陵廣陵之封國在後江都之封
國在前正不必以漢景帝四年會稽郡曾屬江都國其
時枚乘尚在之說強相附合夫古來地名同者何可勝
數又何必以揚杭溷而爲一哉

案宋史蘇東坡傳云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
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
又陸放翁詩兩岸夕陽漁浦市數峯寒靄沃洲山漁

浦沃洲皆越地也又祝和甫方輿勝覽漁浦潭在杭
州南載邱希範詩又曹能始名勝志引十道志以爲
舜山俗傳舜耕處下有漁浦載常建孟浩然詩又浙
江通志引明一統志漁浦在蕭山縣西三十里載邱
遲陶翰兩詩又王梅溪會稽風俗賦云境絕利博莫
如鑑湖渭南南氏注圖經云後漢太守馬臻創立鑑
湖在會稽山陰界又云東泛曹江哀彼孝娥西觀鸞
濤弔夫子胥南氏注鸞濤浙江濤也在蕭山縣西十
三里有西興渡以上六條竝可爲此篇之證又越紐
陸道有歷山龍尾山今紹興皆有之雖無錫亦有歷

山龍陵道地名相同不必泥也越紐多用秦字水經注引之作湊古字通也漁溪之漁本或作鮒亦古今字廣陵卽固陵豈廣固音近因此通稱耶自記西河先生之論較竹垞先生更透快然西河一味駁詰不若竹垞主浙江自有廣陵之說尤爲確而精也

又記

海潮說下

客問於余曰山人習於山海人習於海今我輩生於海國而不明潮候如之何余應之曰善哉客之問也夫言潮而不言候不知潮者也言候而不分晝夜辨朔望定

子午卯酉不知候者也唐白香山詩一月周流六十回近時顧亭林非之以爲大盡五十八回小盡五十六回其說誠是而不能明言其故第云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而已亭林此說宋余襄公安道先言之頗爲朱子所稱而亦不能明言其故第云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自朔至望當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常緩一晝潮槩言潮之遲緩由於月之遲緩而遲緩之處不能確指其候亦模糊影響之譚也世之謬執日月平行之度者謂月行之與日行每月較遲一日故潮亦差兩候將每歲朔虛已有十二日矣何待五年再閏哉今試據吳

越僧贊寧之訣宋咸淳臨安志之說元宣長齋江干石
刻之圖又復旁參諸家證以目驗乃知潮候之轉關全
在初五二十蓋晝夜兩候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而朔
望之潮未有不晝午而夜子者也初一之晝午進而未
申初五而申初七而酉由晝而漸入於夜初一之夜子
進而丑寅初五而寅初七而卯由夜而漸入於晝故初
五二十之夜潮卽爲初六廿一之晝潮兩日共此一潮
而初七廿二之晝夜旣分卯酉亦定矣子午卯酉天地
之正位也月旣臨之潮隨應之故一月之中潮無六十
回也唐寶叔蒙濤數言積日若干積濤若干宋初張君

房續之云濤倍日之數可知余襄公以前皆信一月六
十回之說耳客曰潮候旣闡命矣何不遂及其全余曰
此所謂濤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
也無已姑陳其略邱光庭海潮論設漁翁隱者問荅以
爲不由於水而由於地地浮大海中隨氣出入而上下
氣出則地下氣入則地上此龔王充論衡水猶人血脈
之意與道經所云地機東南吐喻者大同小異徐兢高
麗圖經本此而取月臨子午卯酉之說張子邵子朱子
竝主之後朱中有潮蹟吳貴誠海潮通考竝同此邱氏
之說最可信者也寶叔蒙海濤志六章以爲月者水之

善海珍厓 九
宗月有盈虧水隨消長而爲潮月行大梁析木而潮大
張君房潮說因之封演聞見記燕肅海潮論余安道海
潮序竝與略同盧肇海潮賦發十四問荅以爲潮之生
也因乎日其盈虛繫乎月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
大沈括夢溪筆談詆爲無理後謝頤素潮說推算潮應
閏月并大小盡法用盧說而暢言之此竇盧兩家之可
兼采者也葛洪抱朴子以爲天河分爲二條隨天轉入
地下合海水激盪成潮後鄭遂洽聞記衍其說周處風
土記以爲海鱗出入郭璞山海經注從之釋家神龍變
化之說略與之同此說之新奇者也僧隱之以爲海底

一山漸入雲漢波濤隨之而上經三時久其山忽下波
濤亦隨之此說之最誕者也竊謂古今潮說錯雜紛紜
然挈領提綱已不外乎此矣容退書以爲海潮說下
案吳越詩僧贊寧以五言絕句括浙江潮候陶南村
輟耕錄載之然但言春秋晝候而未及其餘也明郎
仁寶七修類稿又衍夏候冬候宋咸淳臨安志有四
時潮候圖蓋卽贊寧之法且參姚寬西溪叢語徐叔
明高麗圖經爲之說元漢東宣昭伯聚刻石浙江亭
壁相傳以爲簡明可信乾隆丁丑余承乏邑志局創
修潮汐一門采輯頗費苦心庶免不知而作之謂無

如觀者每忽視此圖於是乎潮候晦矣又今法晝夜九十六刻分初正兩候古法晝夜百刻分初正末三候故初一十五之子潮乃初一十五之夜子時與初二十六無涉也朱子云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與做今日如此便差一日此似粗淺然論潮候者不可不知自記

憶丁丑在志局時偕樵石穀原巖門漢槎霍齋梧岡誰園竹岩集堂諸君劇論潮理爾時都主日知錄之說未能悟徹後來粗通算法又疑日月平行而潮候圖說久不復觀孰知理數備具圖說中深者見深無

待他索也回思四十餘年以來親交零落已盡而余亦飾巾待終俯仰之間感慨係之何暇好為立異乎

又記

奇創縱橫騁墨林天教臥佛說潮音住家莫負童兒塔載筆難忘浙海濤一兩卷中求合璧二千字裏抵兼金搜羅遍及謝康樂解釋先詳王仲任梁苑有靈應拊掌鄴亭無憾也關心舍人渺矣香仍攤居士依然號不禁蒼萃古書如釀蜜折衷名論似調琴玉溪風景休重纂驅肪詩文漫作箴記取昌黎傳與悅須知夾漈入還深高懸敢向咸陽市題罷霞箋自自吟

高懸如向如思市國雷雷聲有自也
 雖其精文國外流傳如日發動與外來映夾將人毀將
 蒼本古書取難產世束子命以開琴王樂風景亦重慕
 灑其無刻也關心吾人通其香山灑其士冠然退不禁
 與舞敵又情東樂神舞共精王中出樂或可靈舞其掌
 輝輝舞志也南燕一兩卷中求合體三千字異其兼金
 奇情錄其舞墨林天燦烟曲舞舞音出寒莫負童良君
 又晴下若集堂諸君劇論湖理爾時都士口知錄之
 亦繪中弄舞舞之開舞舞之何樂其立異乎
 奇出素也回思四千餘年以來賺交零落日盡而余

藝海珠塵

史部奏議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華亭 朱 淇 友質校

三垣疏稿

許譽卿纂

譽卿字公實號霞城江南華亭人明萬曆癸丑進士歷官都給事中

歷於僧號麻庵

許譽卿

許譽卿

題為舊廕太輕紀綱日替敬抒狂瞽之愚仰塵聖明之
 鑒事臣惟爵廕者磨勵天下之名器也而濫被之餘其

流遂不可止紀綱者約束一世之大法也而凌夷之後其漸至不可長臣五年外吏荷蒙聖恩拔置首垣踵頂可捐莫能報稱竊見年來起廢途開冒濫竇啟添註之額寢廣疏通之術愈窮業經臣同官孫紹統郝士膏先後具疏臣不須再瀆顧臣所久蓄於中而不能無說者則爵廕一途是已自兩朝登極凡我臣子恩廕頻仍纍纍若若不知凡幾比因皇子誕生普天同慶一時閣部而下以及三品京堂官復人人廕延子孫甚且有以講讀之勞而徼恩晉秩者幾年之間三沐覃恩臣子遭逢可爲極盛然分量亦可謂極盈矣乃日覩傳奉聖諭又

以三鎮宣捷加恩文武諸臣夫武臣戮力封疆酬功自有成例至諸輔臣晉階錫廕臣竊惑焉不知當該鎮奏捷之年諸輔臣果盡在事爲禁中頗牧俎上折衝否乎倘且夕黔蜀成功遠左恢復皇上於諸輔臣又將以何階何廕加之乎況當此仕途濫觴人情躍冶之秋憂時者政思有以隄防之辭榮表讓斷當自輔臣始臣知元輔平日克讓是其本懷此一舉也必偕諸輔臣力辭而我皇上收回成命恐亦不待陳詞之畢矣至錦衣一官卽古之金吾查世襲非軍功不得濫予此祖制也遠不具論卽如尙書趙彥之血戰中原御史張銓之殉難絕

域甫廕一子而今保姆之屬闖尹之流紛紛傳奉至有
爲兵部所不敢執爭者使海內聞之妄謂陛下所以報
勞臣任事之功恤忠臣烈士之節僅僅與婦寺承恩者
等謂祖制何其何以鼓舞豪傑而抑止僥倖也哉臣故
曰爵廕太輕也至紀綱之替則又有不勝痛哭流涕者
矣慨自關十山左妖氛閩海紅夷接踵見告此何啻漢
臣賈誼所言首居下足居上者三輔之內同時而劫辱
二令輦轂之下一日而盜殺六命種種駭聞况掠私財
未已也寢假而截奪官餉乃半出脫逃之悍兵豈朝廷
捐重貲以募之者不爲紫塞之貔貅適爲綠林之蠹賊

乎侮縣令未已也寢假而迫脇柱史且近屬管轄之門
卒豈國家不惜厚糈以飽之者未爲抱關之壯士先爲
脫巾之首亂乎綱淪紀數至於今日掃地已盡而臣所
尤異者則在內監李實之泰楊姜也實雖奉敕督造不
過一中貴耳欲使五品職官以屬禮周旋俛仰其間姜
必不甘況姜果違悞上供錢糧堂堂撫按豈其庇一有
司實獨不當知會聽其以白簡從事而乃矯焉思違舉
撫按參劾之權一旦自實侵之彼既魚肉府官其何有
於縣令彼且股掌撫按其何有於監司將來吳越間不
脊脊多事哉且實疏入則陛下有提問之旨撫按疏入

則陛下有庇護之旨是陛下所信者在該監而所疑者在撫按也將置撫按於何地矣臣在吏言吏故敢冒昧陳愚因論內之爵蔭并及外之紀綱若此誠以不忍重負陛下拔置禁掖鴻恩而隱忍緘默自愧言責用是卽犯雷霆之怒斧鉞之威亦有所勿顧也 疏入帝不納得旨罰俸半年

疆事焚棟可虞等事疏

題爲疆事焚棟可虞朝議築舍未決乞敕閣部大臣立斷大事毋持兩端以誤邊誤國事伏念臣以草茅初進罔識忌諱仰干聖怒荷蒙日月之照天地之寬不加顯

誅姑示薄罰臣方戰慄未已何敢復有所言顧臣再思之皇上置耳目侍從之臣豈徒使唯唯苟容取充位已哉臣若不言是溺職也是畏罪也且重負皇上霽威之盛德矣臣請冒昧言之今海內用兵所在騷然而最急者莫如薊遼九邊開釁無處足恃而最吃緊者莫如薊遼之總督自督臣王象乾以艱聞蓋兩月於茲矣長安雖兒童走卒皆知此地此官一日不可缺并一日不容緩乃廷臣方議推而督師輔臣忽議裁今靜聽又二旬矣而啓事杳然夫輔臣豈真欲裁督臣哉欲裁督臣則必如臺臣黃尊素疏稱直任到底而後可然薊遼正有

事之日也督臣非添設之官也無事猶設有事則裁臣同官程註一疏洞中肯綮業已奉旨矣而調停觀望者謂何豈登萊之撫臣不可裁而薊遼之督臣乃可裁乎倘謂督師輔臣意難重違則臣又有說焉從古自任任人事無兩可臣讀輔臣前疏有云居密不居東者勿推任撫不任勦者勿推同功不同過者勿推以及畏勢要顧局面愛便宜者勿推則是輔臣胸中再四熟籌明明有一當推之人際此呼吸存亡之秋輔臣何不直告於皇上所謂不自任則任人可兩言而決也而臣因是益不能不責望於今之閣部大臣矣遼左一事既以戰守

二字斷送封疆復以防撫二字停推總督茲何時也喜峰口入犯之報猶曰傳聞而韓宗功等之奸細則現獲有據萬一闖入內地雖朝推督臣夕往受事其何能及此真可為痛哭長歎息者也而欲為廷推計亦自可兩言而決何者疆場事大情面為輕直當問其人之堪任與否更不當問其人之肯任不肯任也嗟乎年來卿寺填滿幾無坐處而遼撫缺出必借才於外臺今司馬之堂累累若若而危邊重寄動稱乏人豈一時雅負物望諸臣以之折衝樽俎則有餘而以之禦侮封疆則不足不亦重負明主之知遇而虛糜國家之爵祿也哉臣共

居漏舟之中未見衣柳之戒漸處覆巢之下不聞戶牖之圖輒不勝杞憂緯恤痛言至此伏乞皇上毅然獨斷或敕督師輔臣自擇總督或敕閣部大臣立刻會推務令適往該鎮與舊督臣交代庶撫局可終防著亦固彼卽有叵測之謀我自預備之策而巖關輒就景象目前得少安矣疏入得旨報聞

聲罪之罰未彰等事疏

題爲聲罪之罰未彰敘功之賞日濫懇乞聖明惜名器以勵人心事臣惟治天下之大權無過賞罰而已罰不嚴則法多凌夷之患賞不覈則人生徼倖之思張裔之

稱諸葛亮也不曰刑不可以貴勢免爵不可以無功取乎蓋刑印不足成事敝袴必待有功賞罰二者誠不宜偏輕重而以觀今日之朝廷何其罰有佚而賞太僭也天驕日逞於塞上而未能效犁庭之舉夜郎自雄於海中而未遑興問罪之師國威至此亦大褻矣然猶曰彼勢方張而我力未逮耳至若逃兵逃將之律何不一切無赦使知國有常刑騙官騙餉之奸何不直窮到底使知法無漏網臣恐自此以往貪夫憤帥惟知剝軍肥已攫青蚨以自娛惰卒驕兵誰肯臨敵忘身觸白刃而不顧哉其究國家卽欲以罰隨其後亦無及矣而賞則有

不可勝言者陸贄有言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何以勸人由今而觀爵賞濫觴何以異此腹裏而猥稱邊俸守土而競言軍功於是前者收逐鹿之利後者動見獵之心狂瀾一決不可復止而近日中州敘功一疏撫臣馮嘉會又已加銜廕子矣往歲妖民竊發兩河赤子非無震鄰之驚然未若二東有屠城略地之慘也銷萌窒釁雖有勞勩亦撫臣職分宜然豈曲突徙薪之功必當與焦頭爛額者同日而語而敘其身又及其子毋乃太濫乎况死守孤城之朱燮元躬冒矢石之王三善協力進勦之何士晉猶必待事平

優敘而嘉會先叨此廕賞之典其何以使蜀黔粵軍中不人人解體也臣非不知成命已頒亦非有所求多於嘉會但長此不已後將安窮然則浙之葉朗生吳之陳鼎相先後就擒亦可以戡亂稱功甚之貪財激變遷國圖存之李樞公案稍冷熱中猶存恐未必不兢兢焉冀論功而脫罪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待罪吏垣封駁無能然豈敢不爲朝廷名器惜而不一糾繩之哉抑臣於此而有感於刑罰之不明也反坐一律平民誣告且然況上而越奏者乎科臣朱大典糧事已明則舉人鹿之麟罪案已定乃置其首而坐其從恐所稱刑不可

藝海珠璣
以貴勢免者殆不如是也臣故因論賞罰而併及之伏
惟採擇施行 疏入得旨報聞

慎起居以保聖躬等事疏

題爲慎起居以保聖躬容直諫以弭天變事臣聞君者
天之宗子也故君之一身乃天所託重之身必重視其
身毋一念屑越一事戲豫而後天心之眷顧益隆蓋從
古人主之能敬天者未嘗不自側身求道得之也我皇
上勵精爲治從諫如流二三年間河清鳳見天人相與
之際感應不爽庶幾其中興之美乎乃邇者風霾晦日
地震湧川自輦轂以及近畿所在告變而聖體違和道

與時會一時中外臣工不無惶惑未幾臨軒視朝聖容
粹穆數日以來天清地寧聖作物睹人情又無不恬然
愉快矣而臣杞憂殘恤猶不忘瞽誦仰佐宸箴曰慎起
居曰容直諫毋乃迂而不切於事戇而不切於時乎然
臣言雖戇而非迂也請得而誦言之皇上天縱精神日
升川至偶爾靜攝容何傷而臣所深憂者正此無傷一
念也臣讀漢史袁盎有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
乘危不徼倖夫漢文帝恭默思道之主也而盎爲此言
其防之深而憂之遠矣今皇上固可爲堯舜陋漢文於
不足尚者臣知一舉念必不敢有所屑越一舉動必不

敢有所戲豫要使深宮宴閒之時常若細旃嚴密之地一切伐性之謀蕩情之具不得伺隙而投乘閒而中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宗廟社稷之身有泰山磐石之慶矣臣所謂起居宜慎者此也臣又讀漢史本始四年地震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震宣帝詔問經學及賢良方正之士因釋直諫夏侯勝等爲諫大夫地節三年地震復詔求直言有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其毋諱夫漢宣帝弱齡嗣位因變求言竟成中興令名又況我皇上幼冲踐祚聰睿天成度越漢宣萬萬者乎前者諸臣因地震上言類得嚴旨不勝駭愕

雖聖躬方在靜攝罪以聒瀆其亦何辭然諸臣所言一皆忠愛之言也願皇上從此推漢宣求言之心明詔在廷臣子勿以近日一二譴罰爲戒寧作對仗之馬毋效抱葉之蟬務期極言過失於此永消災異共答天心至於被逐言官如毛士龍等亟爲賜環毋使夏侯勝得諱美於前史可也臣故謂直諫宜容者此也抑臣於此不能無望於閣臣矣宋神宗時以災變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天數非關人事得失富弼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將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不可不速救然則今之閣臣將爲安石乎將

善法瑣錄
為弼乎此際止宜以保身敬天納諫用人為責難陳善
之第一義恐非區區素服角帶足了修省之故事也敢
不避愚戇而并及之
疏入得旨報聞

革職貪臣巧附名賢疏

題為革職貪臣巧附名賢大干清議乞敕法司拿問以
儆官邪以存國法事臣辦事本科見原任御史今為民
徐縉芳一本為遵奉恩詔控陳異寃事奉聖旨徐縉芳
已經詔赦不得又來奏辨該部院知道欽此臣不勝駭
愕何物縉芳魑魅魍魎敢畫舞於青天白日之下也豈
未聞近日吏部飭法懲貪之覆疏乎凡撫按參劾有司

臚列多賊者不拘年力資格拿問追贓以三七為率一
年不完聽部科參處業經奉旨申飭矣有司如此況御
史以風憲犯賊者哉縉芳作令江南穢聲久著乘驄淮
上醜態愈彰蓋當年手書之露蹤與爰書之列狀鑿鑿
有據得免荷戈倖從褫斥茲姑不必再污白簡臣所深
恨者則縉芳疏中所稱上書為顧憲成別白生平遂觸
世網等語臣始不得不直折其奸矣憲成臣鄉之賢者
也生平自在何待別白且縉芳自視為何如人而代憲
成別白耶憲成有知當不瞑目於地下矣尤可異者陽
借恩詔陰遂私圖而且一則曰臣不敢因皇恩之浩蕩

徽廟堂之寬政也再則曰臣決不爲顛破甑燃死灰計也夫巨萬之賊孰非民間膏血一旦肆赦遂令網漏吞舟廟堂既已寬政矣更欲何寬乃敢肆無忌憚曰聖朝不宜有不明不白之刑章臣子不宜有不明不白之公案其詞若有深憾焉然則必使縉芳破甑復完死灰再熾而後釋憾於聖明乎甚矣縉芳之膽包身而罪通天也聞縉芳匿影都城暗希打點臣非不知其腰纏十萬百足不僵必至錢可通神毒能射影然臣生平疾貪自爲司理已然況待罪吏垣敢不如鷹鷂之逐使貪夫敗類翩翩其來爲聖世清明之玷也伏乞敕下法司緝拿

縉芳追賊正罪投畀有北毋令天下嘆赦者小人之幸并爲後來貪吏嚆矢地未必非今日飭法之一大首務矣疏入得旨報聞

吏治日擾等事疏

題爲吏治日擾民生日蹙乞敕所在有司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毋徼功以滋亂事臣聞天下之大勢靜則治動則亂天下之心與之以靜則各安其性命而不肖之心銷擾而動之則人將自危而寢成其瓦解之勢夫民頽愚而易犯法者性也麗於法而治之治之如其人如其法而止而民乃安然不驚一或濫觴於法之外株

連其人之餘而愚民始惶駭眩亂喪其神魄求解免於
須臾之死而無端之牽引捏造之風波起矣燭火燎原
蟻穴潰隄所當深懼故治天下者慎無動之屬者遼左
之訖也其初繩之急而備之疎視以折箠可使而不料
其伏屍流血也此擾之過也蜀以徵兵擾而永寧叛黔
以襲替擾而水西叛齊魯以牛車擾而鄒滕妖黨叛今
日國家兵甲四起兵民交困事事以擾致之乃者遼民
之僑居登萊也而幾又以奸細之言擾矣幸而明旨煌
煌消其隱禍則亦社稷之靈也若東南浙直之交羣涓
輩以恫喝脇人財而富家兒卒多慙狂不檢大言易信

而務外不根之人易畏然而實非有斬木揭竿之勢也
比於盜賊盜賊死而比於妄男子則妄男子死耳死如
其法死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勿驚如指龍華蛇山名
色而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駭智
者疑弱者惴勇者譁人無樂生之心而蠢蠢有累卵之
勢此亦今日關十吏以鈎距爲功名嗟乎天下豈堪再
擾也夫民未亂而喜事者若恐其不亂及至亂形見而
束手無可柰何則又安若靜治不擾而共享太平之福
爲得策也臣俯察天下之大勢不幸什九類此私憂過
計惟望諸輔臣靜以持之於上勿令羣有司動而擾之

藝海珠塵
於下庶其無速亂乎而首輔葉向高且屢疏求放矣夫
天下方擾擾欲動非首輔功成身退之日也宋元祐間
司馬光已得疾因青苗餘法猶在西夏亦未寧嘆曰四
害未除吾不瞑目矣詔光肩輿三日一入省光謝不敢
當乃令子康扶入對是古之大臣未嘗堅拒詔也今遼
左淪亡黔蜀多難何如西夏年來加派頻仍海內虛耗
司農仰屋至奪長吏之秩而民間殊不堪命又何如青
苗餘法且首輔之病未必如光而我皇上溫諭敦留不
啻如元祐故事首輔獨漠不動念乎而令光專美前代
耶臣因蒿目治亂而轉及此乞較首輔立出視事弘濟

時艱至於吏治宜靜毋擾臣芻蕘所獻倘聖明以爲可
採仍救下吏部覆議申飭施行則天下民生幸甚 疏
入帝從之

君側不可不清等事疏

題爲君側不可不清英斷不可不決乞聖明割恩正法
以消禍本事臣歷觀漢唐宋以來未有不以宦官弄權
禍國者漢時鄧通方愛幸一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得而
檄召論斬其後侯覽王甫輩朋結趙婕妤弄國柄太傅
陳蕃身且不免釀成黨錮之禍而漢始不振唐時閻興
貴干預外事李商隱一長安令耳卽收繫獄事聞召見

宣示百官其後王守澄仇士良輩專制國政勢傾中外
平章宋申錫李德裕相繼獲罪卒致甘露之變而唐遂
以衰宋時任守忠離間兩宮左僕射韓琦坐政事堂出
空頭敕召之安置遠州其後童貫梁師成輩竊弄兵權
雜出詔旨而執政如蔡京王黼復相與表裏爲奸故都
人一目之爲媼相一目之爲隱相而宋祚竟移若是乎
此輩之禍人國也殷鑒不遠聖明在上豈意有大逆不
道跋扈無禮如左副都御史楊漣所劾之東廠太監魏
忠賢者漣疏臚列備悉臣不必再爲更端皇上試取其
疏而一審閱之如內外盤踞睚眦交通衙門鷹犬羊頭

狗尾視漢之朋結趙媼者有以異乎如蔡廷推之制奪
金吾之秩停黃門之遷以及寃斃青衿之命生殺予奪
盡在其手視唐之勢傾中外者有以異乎又如內操烏
合憂在蕭牆中旨濫觴斥及忠鯁至於道路傳聞實繁
有口甚有爲臣子所不忍斥言者視宋之典兵矯詔謀
間兩宮者有以異乎是忠賢之身乃合侯覽王甫王守
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爲一人至其僭
擬陵寢乘輿等事又漢唐宋前代所未見蓋不赦之法
無將之誅更爲過之而區區鄧通聞與貴不足相比數
矣臣意漣疏一入皇上必赫然震怒立賜處分庶幾稍

渡通國之憤乃漣疏竟奉嚴旨而忠賢疏且先取溫旨
既念其積勞任事又慰其小心供職臣始不勝駭異臣
不知奸逆如忠賢何者爲任事何者爲小心而侈口戇
直尤屬欺罔且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不置辨乎自知
罪狀難欺欲辨而不能辨也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求
自罷乎自知國法難逃欲不罷而不敢不求罷也皇上
英斷天成亦可以蚤決矣宋臣有言大臣不言故小臣
言之今漣大臣言矣而皇上猶未斷自淵衷臣雖小臣
又安敢畏罪而結舌不言哉臣恐自此以往大小各官
真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萬一忠賢大奸大惡日甚一

日更有進於漣疏者亦皆觀望緘嘿以遵旨爲戒不發
一言而皇上乃真孤立於上矣惟言莫違聖有明訓皇
上獨無懼乎臣非不知忠賢口含天憲股弄廷臣漣疏
無如之何何有於臣然臣承乏言路目擊忠賢積惡貫
盈天特假手於漣以暴其罪而仍令網漏吞舟實國家
治亂安危所係故繼漣之後昧死上言伏乞皇上毅然
乾斷毋以忠賢一人而杜天下忠愛之口此一舉也臣
知諸輔臣必勸皇上割恩必成皇上正法當不令申屠
嘉韓琦尚美於前矣 疏入得旨以稱引古今不類申
飭

微臣因事納忠疏

題爲微臣因事納忠敬推廣列祖徽猷乞聖明每事紹法以臻盛治事邇者恭遇皇上將幸國學一時都下士民欣欣相告謂再覩辟雍聽講冠帶圍橋之遺臣亦雀躍私頌曰若是乎皇上之法祖崇儒稽古不倦也蓋自神廟登極四年視學以後僅見此舉雖偶以聖躬微恙傳諭改期而鄭重大典擇吉另行聖心敬慎一念中外共仰傳之史冊於爍哉祖孫濟美光昭千古矣臣因閱皇明寶訓大政諸書誦揚祖烈伏念可爲皇上今日法祖之要者謹條爲八事敢冒昧以進而無諱可乎臣查

洪武六年上諭儒臣詹同日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其害甚於鳩毒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誠子孫萬世之法也是時上已生十二皇子矣而慎戒聲色若此今皇上雖春秋鼎盛而血氣未定亦聖人所戒也况離照當陽前星未耀聖躬萬年有道之長聖子神孫萬年瓜瓞益斯之慶關係甚重得無聲色在旁有如祖訓所稱鳩毒易溺者歟此皇上之宜法祖一也嘉靖六年上因大學士楊一清等請儒臣進講大學衍義上曰今直解參以時事以開朕學又一日諭輔臣曰朕見顧鼎臣所講洪範

盡心指解詞語多長恐有失記著少刪幾句從容講說
發明朕心蓋世廟留心典學如此所以英斷萬幾成中
興之令名今日講帶星而入日出而罷講官片晷開陳
不知能盡心如鼎臣否而一切重大時事上關主德成
敗下係國是定傾曾聞參解一二如祖訓所謂開發者
乎此皇上之宜法祖二也弘治十八年上召大學士劉
健等至煖閣議政事上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巡按
御史所奏地方盜賊事須加緊鎮巡官又指二疏曰此
科道所劾兩京官作何處置又指一疏曰此太常寺欠
行戶錢鈔昨有旨查部覆未明須別為處置可見孝廟

用人理財及四方盜賊水旱無不事事諮度乃下所司
施行今國家多事倍宜勵精皇上視朝之暇獨不可一
倣煖閣故事召對輔臣商確大政俾親承裁決而後奏
行乎此皇上之宜法祖三也宣德六年上諭六科給事
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註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
當備錄覆奏庶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蓋祖制防微有
深意存焉今中書為政本重地乃稟擬大權已拱手而
授之內廷矣每有傳言動成鬧市絲綸之體掃地中旨
之發薰天雖司封駁者莫得而執奏焉其何以杜欺僞
乎此皇上之宜法祖四也永樂四年有上時政者都御

史陳瑛劾其狂妄請置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
勿以直而廢之又諭尚書鄭賜曰拒諫之事明主不爲
瑛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大哉王言真求言若渴哉
今章奏一路非不批答如流然歷數卿寺詞林言路諸
臣建言謫降歲不乏人子瑛經年賜環無日近部曹萬
燦一言觸忌可憐又以杖下之餘魂化爲蓑弘之碧血
矣短言者氣而重損聖德如文皇帝不罪直言之意何
此皇上之宜法祖五也洪武二十年詔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官民有犯俱屬法司其有罪逮至者聞令收繫錦
衣衛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怒遂有是命此卽天地

好生之心也今廠衛人犯一奉打問之旨楚毒備嘗年
來復盛刑立枷士民槁項而立斃者不知凡幾冤鬼哀
號道路側目近廷仗之端漸至流毒播紳矣不重拂高
皇帝好生一念乎此皇上之宜法祖六也萬曆十七年
及三十六年蘇松等處水災上憫江南重地自糧米改
折蠲免外又存留歲造緞匹等銀以備賑濟一子黎
賴以全活誠浩蕩之恩矣年來蘇杭織造一事撫臣爭
之不得杜門求去科臣駁之不得挂冠以行今商羊爲
祟遠過昔年輔臣疏請蠲賑而亦以減織造爲言蓋念
三吳籽軸其空饑荒薦至嘔心爲國良非得已也皇上

何不近按皇祖成例俯從閣議稍寬東南今日之民力
平此皇上之宜法祖七也洪武元年年上諭宦官不得典
兵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
亦人主寵愛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雖欲爲亂其可
得乎三復此諭慮益深遠矣今禁旅日繁內操未罷寄
狼虎之蹤於蕭牆之內聚金革之氣於心腹之間此舊
輔葉向高所謂今日似無可慮而他日終屬隱憂者近
去國餘忠又惓惓以暫輟爲請矣皇上猶未動念乎則
國初典兵之禁何不一深長思也此皇上之宜法祖八
也臣非不知隱默足以容身不宜冒瀆天威然臣伏見

臣同官陳惟新一疏奉旨有云言官有真心爲國條畫
實政的自見採聽又云但不得空言沽直借事邀名臣
以此知聖心覺悟捷於轉圜原未厭薄言者臣茲條上
八事皆祖宗奕世徽猷方冊犁然具備非空言也倘皇
上景行前烈事事設誠致行無疆令名還歸皇上臣亦
無直可沽也臣一念樸忠用是不避狂瞽因視學之後
敢以法祖爲規竊自託於宋人曝背之誼如此惟陛下
少留意焉疏入留中

計吏首重懲貪等事疏
題爲計吏首重懲貪等事疏
題爲計吏首重懲貪等事疏
必先旌異乞敕當事諸臣慎

舉卓異以勵庶官以光大典事臣惟國家三年一計羣吏益做虞廷明試之典於以慎考課嚴黜陟至公也近經科道列款上陳部院奉旨議覆無不以懲貪爲第一義矣官邪日甚賄賂日彰自部科摘發饋遺度一時中外人情又無不毛骨俱聳肺腸盡換庶幾覩清明世界矣尚臨期貪黷成風簞簞不飭自有拿問追贓之例在蓋貪吏處則廉吏得以自見如阿大夫烹而卽墨始封從來賞罰互行不少錯貸然則廉吏又何不可爲也顧獎廉則莫如卓異一節向來雖按故事不一覈實使僞廉者售而真廉者反絀臣竊憤焉遠不具論如天啓二

年吏部條陳卓異重守輕財非不甚善乃臣待罪浙中見清介絕俗之劉可法獨擯而不舉臣至今惜之今天啓五年又屆期矣該部斷宜申飭各撫按一切上而藩臬下而郡縣必實實清畏人知一介不取若而人始以備舉自非然者卽力可排山才能倒峽勿畏牆壁勿狗香火輕以辱此典也萬一外舉失實而部院考察異同科道風聞參駁卽以連坐舉主席贖鼎不至夤緣充數而一二清廉有品者得書名御屏仰叨異數其於輯瑞貢琛之役不亦大有光哉乃臣更有慨於中矣計期在邇部院相須闕一不可近清嚴秉正之孫璋旣已騎箕

而上升忠憤嫉邪之楊漣又且刊印而勿予必得夙負
圭標力持清議其人始克勝任而愉快倘有人焉乞靈
於奧窔之間而巧踞夫風紀之地此其糊心不辨涇渭
猛氣更多柵柴恐將來大計黜陟關係不小廷推諸臣
可漫勿加之意乎如臣言一得可採乞敕吏部酌議施
行疏入報聞

欲全元輔之體等事疏

題爲欲全元輔之體當允司空之去伏乞聖斷以息煩
言事臣觀元輔葉向高前後居政府數年當皇祖朝斷
大疑定大事如撤圍瑯於磨牙吮血之餘出福藩於尾

大耦猜之際豈不表表在人耳目間哉迨事我皇上適
值東西用兵加派日困而又以稟擬中移平章失柄心
力俱竭堅意乞身章凡數十上始得旨以去去之日猶
多惜而留之者而近何突來人言也臣竊訝之乃推厥
由來則坐工部尙書陳長祚之不去耳夫元輔臣師長
祚臣師之師也臣何敢言然長祚真老矣古人七十懸
車長祚自視何如略不引年乎宜去者一旦人言長祚
者數數矣耐彈不去古有幾人今人情實應且憎長祚
豈充耳不聞乎宜去者三有此三宜去而不去於是一
三言者因長祚之不去而轉咎元輔之去不意皇上更

因元輔之去而未允長祚之去臣恭繹明旨有人言太
逼牽引座師等語若因而遽允殊非朕優禮老成眷念
元輔之語是皇上若以長祚之留爲厚元輔耳不知長
祚不去則人言不息無論非皇上所以厚元輔之意恐
長祚今日之所以報元輔者亦甚薄矣長祚豈遂忘元
輔行前欲其先去之言乎臣愛元輔不得不愛長祚且
臣不得已而出此一言勸駕歸山亦正臣所謂愛長祚
之深思也況長祚未去徒以陵王垂成耳臣意長祚雖
去而他日敘工有姚思仁之例在長祚又何必棲遲不
決甘以垂耄之身作衆射之的哉伏乞皇上卽允長祚

之去以謝言者仍罷斥臣以謝長祚并謝元輔臣言至
此一切知罪有所不問矣疏入帝不納

輔臣失禮違時疏

題爲輔臣節節失禮已涉於慢口口違時更涉於欺謹
據疏直糾仰祈聖鑒事先是輔臣魏廣微因臺臣胡良
機指及枚卜一事盛氣而陳有時局不容等語夫輔臣
平章天下何者謂局何者謂時臣已心異之日者須歷
不至陪祀後至一日之中再失禮焉臺省疏糾豈苛求
於輔臣哉臣恭誦兩番溫旨雖輔臣事上無禮而皇上
則始終使臣以禮斯亦臣子之希遇矣爲廣微者引罪

東身可也引疾乞身亦可也而復滿口以時局為辭臣
讀其疏一則曰時局諸臣業得臣之隙再則曰乞加罷
斥以快時局之心則大可異焉夫頒歷朝廷之禮也陪
祀宗廟之禮也夫有何局糾其不至為朝廷守禮也糾
其後至為宗廟守禮也夫有何局可快而乃以白簡為
兇鋒詆言官為此輩不亦始而慢終而欺重無禮於皇
上哉臣言及此輔臣必又以臣為時局然臣惟不解時
局二字故敢直糾其藉口違時以蓋其失禮之罪如此
惟聖明少垂察焉 疏入帝不納

老成可惜等事公疏

廟社稷實式憑之而時事尚可為也 疏入以瀆擾為
首者降一級調外任用
顧內愧又見冢臣趙爾巽臣高攀龍以此事相繼奏
旨著回籍矣臣等益不勝駭愕何庸復言已再思之會
推巡撫一事耳國家未得撫臣之用而以一人之言未
失諸臣又使宰憲工老臣一疏立斥恐祖宗朝所未敷
見也臣等捧誦明諭雖曰出自聖裁顧皇上從來禮貌
大臣優容言官即如向日大小臣工章滿公車皇上未
嘗以齒馬之嫌誦及言官而不意今日雷霆之怒疊見

東身可也引疾乞身亦可也而復滿口以時局為辭
請其疏一則曰時局諸臣業得臣之陳再則曰乞加罪
斥以快時局之心則大可異焉夫願歷朝廷之禮也時
祀宗廟之禮也夫有何局糾其不至為朝廷守禮也糾
其後至為宗廟守禮也夫有何局可快而乃以白簡為
光鋒詆言官為此輩不亦始而慢終而欺重無禮於君
上哉臣言及此輔臣必又以臣為時局然臣惟不解時
局二字故敢直陳其情以救時局之弊如此
首言糾一逆隨水而用
願採賢實左懸之而執專尚四為也 抑人以責變為

題為老成可惜言路宜容謹合詞籲天以存國體事臣
等因看議晉撫事為降用諸臣懇恩此臣等六垣之言
非為首一人之私言也奉旨沈惟炳降用矣臣等方相
顧內愧又見豕臣趙南星憲臣高攀龍以此事相繼奉
旨著回籍矣臣等益不勝駭愕何庸復言已再思之會
推巡撫一事耳國家未得撫臣之用而以一人之言先
失諸臣又使宰憲二老臣一疏立斥恐祖宗朝所未數
見也臣等捧誦明綸雖曰出自聖裁顧皇上從來禮貌
大臣優容言官即如向日大小臣工章滿公車皇上未
嘗以齒馬之嫌謫及言官而不意今日雷霆之怒疊見

摧折并統鈞之地風紀之司不少顧惜取一二老成人
世所望爲歲寒松柏百尺無枝者速之去國乃爾且朝
廷進退大臣應自有禮若使部院之長一朝咄嗟而去
有司庶僚攜手同行身輕似葉無論揆之國體所傷實
多亦豈我國家數百年培養人才之意乎至於惟炳承
乏首垣又以公疏獲罪將今後之言者且爲著樹之羅
誰肯爲生庭之軼且爲伏籬之吠誰肯爲立仗之鳴其
勢必至結舌相戒不敢深言而天下事乃可慮矣臣等
職掌所關用是不避補牘伏乞皇上從此親信輔弼慎
重絲綸待大臣以手足之恩任言官以耳目之用將宗

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華亭 姚 楮 春木校

三垣疏稿

許譽卿纂

兵垣 五疏

追論通逆元奸疏

題爲追論通逆元奸乞聖明明正其罪以儆將來事臣
觀逆璫魏忠賢在先朝猶然一闔豎耳雖口含天憲隱
然有狐假之威尙未敢飛而食人也自奸輔魏廣微居

三垣疏稿卷二

三垣疏稿卷二

之爲奇貨欲借以倒翻世界故相與表裏爲奸欺罔熹
廟而一時小人之苟富貴者輒壇坫奉之於是甘心掃
門呈身入幕實繁有徒而忠賢羽翼成矣臣嘗疏劾忠
賢因勗輔臣懇請熹廟割恩正法而未引蔡京王黼往
事爲喻蓋以陰刺廣微又以廣微疏辨失禮藉口時局
語涉支吾駁其欺君廣微肺肝畢露遂切齒恨臣適值
矯旨逐冢臣趙南星憲臣高攀龍科臣沈惟炳臣循職
掌公疏爭之而中有著樹之蘿伏籬之吠等語重忤權
倖復相與搆臣之罪於廣微而臣乃得旨降調矣臣去
之後言者以臣爲戒廣微呼吸氣靈忠賢驅除手竦馴

至公侯滿門生祠遍地馴至變亂祖宗法度殺害天下
忠良馴至兵權利權悉歸閹宦九邊漕運並置私人幾
年來有司搜括恐後海內遂至空虛邊臣貢諛爭先封
疆無一足恃夫孰非廣微倒授太阿使包藏禍心圖危
社稷一至於此我皇上旣殲忠賢復斫崔呈秀之棺跪
而斬之以謝天下至神武也獨廣微奸諛之骨雖寒而
欺罔之罪未正遂令當年入幕巨愆改口展辨硬冒擊
邪今臺省交章憤戎首之作備恨渠魁之漏網皇上縱
念大臣不卽按以交結本律亦望毅然獨斷查照逆瑾
事敗奸輔焦芳等例暴其罪狀於朝堂褫其逆魄於地

下且以作將來大臣榜樣毋令續薪傳之脈開宵壬捲
土之端可也抑臣之去爲爭南星攀龍而去南星攀龍
之去爲參一呈秀而去也今呈秀爲何如人則南星攀
龍爲何如人覲見雪消水落石出彼二臣者蓋棺之論
已定易名之典宜加又寧待臣言乎哉熹廟以此疏斥
臣荷陛下洪恩卽以此疏復臣官故不敢自昧其本末
而一申白之疏入帝從之

論劾之寃宜雪等事疏

題爲論劾之寃宜雪薦舉之濫宜澄謹平心一言以質
公道以存職掌事國家設立言官封駁糾彈自有職掌

不得已而有薦舉非其心也蓋正直忠厚雖當並存而
古稱諫官必曰殿上之爭仗下之斥則糾駁之意居多
焉惟邇年逆璫用事有承望中旨首劾楊漣等以快其
私憾者卽有借此立題欲興大獄以逐三案之異己者
於是每人分題每題命意某人論某人某人論某事讒
言高張忠良短氣海內士夫貶竄誅戮殆無虛日矣此
等糾彈其於職掌何居而吏刑二垣從無一言駁正方
且連章頌莽極口美新以賢書爲佞錄以督學爲奉祠
甚至甘心從逆不顧臣節有爲華歆郗慮其人者舉祖
宗設立言官本意棄若弁髦此朝廷何等時哉迨皇上

郵忠起廢屢履明旨而猶敢把持吏部或明操線索或力扼要津相與誦其所忌伸其所喜先其私人濫與賜環以爲廢者未嘗不起是足以巧應明旨矣後因物論譁然始變爲訪冊而無骨家臣仰人鼻息直待戎政一疏折衷乃以臣等幾人塞責而其寫照處則在以被劾續查四字錮諸臣以遇缺銓補四字籠臣等且就幾人中不難將死作生占缺首垣不補資深之郝士膏今尙繫白駒於空谷也沈應時一毫無罪積俸有年一番賜環祇博得一番投荒也是何逆璫欲超遷人則捷於轉圜聖主欲起用人則艱於轉石乎無怪乎言者憤憤略

舉廢籍姓名入告皇上而借此徇私者紛紛薦剡致仰煩聖諭矣忤逆璫者薦附逆璫者亦薦矣爲逆璫所處者薦非逆璫所處者亦薦矣濫觴至今幾於有舉無劾間有一二被劾最快人心而薦者又踵至矣夫由前論劾皆知爲逆璫爪牙也由今薦舉焉知不爲逆璫樹羽翼也乃欲護論人遂概擯被論之人且不覈所薦之人及還按薦人之人而賢路久鬱倖竇旁開則臣所謂其冤宜雪而其濫宜澄者恐亦剝復之機治亂之局也嗟嗟年來年例一推逆璫爲政吏部承行王鳴玉一疏和盤託出矣乃昔日例推中旨起用而妄竊賜環之名近

日例推明旨起廢而竟絕賜環之望何悖謬也卽如蔣允儀彈王紹徽紹徽掌院卽以例推且授指門牆攻之削籍此其橫遭摧折又前此年例所無不當立補臺班竟其謬誤之用哉奉旨日久而啓事杳然該部不得不執其咎矣至臣生平硜硜在先朝未嘗妄薦一人祇因卓異太濫偶舉清介之劉可法爲之榜樣原疏自明而論者因臣一言波及可法豈知浙撫會推在趙南星與臣去國之後乎臣至今惜之悔之今又何敢爲年例諸臣丐恩亦第存此一段公道期不負皇上召還言路之職掌而已 疏入帝從之

仰遵聖諭等事疏

題爲仰遵聖諭俯竭愚忠伏祈聖鑒以存職掌事本月十一日皇上躬御文華裁決政務臣於會極門候直侍班見同官章允儒等接出聖諭戒勉言官仰見皇上留心章奏念及屏斥諸臣懷忠欲吐亦旣聞言若渴矣又恐言者風聞失實甚盛心也臣因自反臣在先朝屢疏忤璫再劾奸輔魏廣微因獲罪以去比廣微初結逆璫臣微聞其事遂劾廣微不意其後果濁亂朝政流毒忠良迨蒙恩復還言路引焦芳例追論其罪荷皇上震怒奪其官是臣始劾廣微亦未始不出於風聞也臣謂言

善法 五
官入告以實誠不宜有風聞言事之心然臣誦高皇帝
聖諭不云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
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
實者亦略而勿究乎文皇帝不嘗諭尙書李慶等曰彼
所言過失若誠有卽因而改之豈非善德若果無之於
汝何損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乎我皇上
每事法祖而今有此論臣恐傳之海內書之史冊妄謂
皇上雖無拒諫之心而未免有厭薄言官之迹則臣之
所深惜也且皇上謂大臣不安其位者爲輔臣耶冢臣
耶樞臣耶近日一二言官雖不無指摘然輔臣固日直

中書矣樞臣冢臣亦赴平臺召對矣南科臣已奉嚴旨
冢臣復奉溫旨似亦可以安其位矣萬一以一人之言
而槩責言官恐冢臣於心反有不安也且皇上亦念及
當年魏廣微秉政周應秋秉銓崔呈秀秉樞之日乎彼
惟先箝言路之口使畏罪不敢言而後乃相率媚璫幾
危社稷今聖明在御人思靖共萬萬必無此慮而明主
圖治當慎未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倘言官從此各以
遵旨爲戒相顧不發一言後縱有廣微輩出復蹈前轍
恐下有不及言上有不及聞者矣則又臣之所深懼也
至於言官持已不嚴官常決裂實爲敗羣法宜嚴處惟

是論人不當乃引反坐一律臣知聖心不過欲就人論人據實而言耳非真惡聞其言也何也以先朝誣劾楊漣等諸人亦未一一反坐也豈其寬於彼而獨嚴於此諒亦聖明之宜洞察而閣部大臣之宜深思者矣臣刀俎餘生感皇上錄之摧折之後復玷待從之班臣條上封事半屬封疆杞憂未嘗妄有攻擊儘可緘默求容而踵頂鴻恩捐糜圖報竊慮皇上本以懸鞞設鐸之盛心而令臣下或有箱口結舌之隱慮故敢昧死上聞伏惟皇上少垂察焉疏入得旨昨發科道諸臣一論正欲爾等今後有言務要捐去成心持平論議詎禁言者其

中反坐三字係朕面語何得聒瀆不休妄生猜忖本當處治念係賜環姑不究該衙門知道

聖明望治甚殷等事疏

題爲聖明望治甚殷臣工敬事宜亟敢一言申儆以襄泰運事臣觀三代而下爲臣子者慨想唐虞之際每嘆有臣無君今恭遇皇上日御文華數舉召對一切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事事必法堯舜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謹據膚見條陳可與廷臣交儆者有五敢盡言之而毋諱可乎一曰輔臣納牖宜勤書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是都俞之朝不廢吁咈貴相成也今聖明天縱誠莫

能及但股肱大臣往往將順意多弼違意少臣近讀記
注有云朕與卿等商確或是或不是卿等須直言是上
明以匡正望輔臣矣輔臣又何憚而囁嚅不盡乎恐責
難陳善未可當聖世而失之也一曰言官論事宜平夫
君仁臣直誠美談矣獨不曰多諷少諫乎今科臣廷諍
過激致蒙橫斥宣付史館恐下受其名而上任其過臣
甚惜之竊謂諸臣有法言自不可無妄言無輕批鱗自
干震怒庶立仗之馬可免一鳴輒斥而黃臺之瓜不至
屢摘欲稀將來傳之史冊無重貽皇上以逐諫臣之名
諒亦愛君者所同然矣一曰銓部職掌宜明祖制會推

爵人於朝科道例得與聞防欺蔽耳近奉旨雖戒把持
而仍責省臣以不行參駁聖慮深遠矣臣謂銓部用人
者也科道論人者也凡遇會推銓臣須一意擔承如啓
事得人科道循例畫題不則有參駁之明旨在庶言官
不受把持之名而銓部亦不得諉於職掌之實也一曰
法司讞獄宜確國家設三法司端主折獄若鎮撫司不
過以緝奸究耳皇上登極詔焚錦衣衛刑具可謂同符
太祖矣近法司以一二事比律未允致啟聖疑故張宜
夏一案始下金吾不善奉行聞先拿本犯後赴刑科補
僉駕帖豈不大違祖制乎宜勅法司以後大小之獄必

以情不得情者罪之而皇上亦每事必付法司毋使海
內謂當明允之朝而輕開詔獄之端可也一日大臣出
處宜審祖宗朝臣子乞休允放有體惟神宗垂拱末年
閣臣情面相徇始有幾懇天恩者近南司馬商周祚一
疏卽放識者未嘗不服其高致今何屢病而屢留也夫
倏而杜門倏而視事其於去就大節何居況病非假託
便當勇退急流若二豎原未作祟而徒假一番溫綸謝
一番人言則援而且止勿欺之謂何豈煌煌明旨僅僅
與七發同功耶而司票擬者亦每借密勿之絲綸爲人
作留行文字亦藝王言甚矣以上五款雖卑之無甚高

論總欲偕在廷臣子精白乃心於凡論思補闕共存一
忠愛之心折獄用人各矢一公虛之念而至於進禮退
義爲廉恥名節所關尤不可纖毫苟且期不負我堯舜
之主而已其於治平之泰運倘亦不無小補乎如臣言
可採伏乞聖明少申飭焉疏入帝嘉納之

科臣被言咆哮等事疏

題爲科臣被言咆哮微臣就疏駁正乞救下會勘并敕
南臺臣據實回奏以息紛囂事臣前月二十六日辦事
本科卽聞科臣薛國觀突疏加臣臣候召對間隨奉明
旨臣不勝惶悚據疏中橫誣臣以東林主盟結黨亂政

而誅其心不過因臺臣袁耀然參及無可抵飾乃巧借申救同官章允儒爲口實耳臣敢述商確公疏數語平心折之先是舉行枚卜臣病註籍兼旬始終不聞會推冢臣可問銓司可問廷臣皆可問誰爲一手握定臣不受也後允儒奉旨處分偶劉斯球等謂臣曰臺臣已擬有公疏垣中尚無定屬臣曰臣子處分總繇聖裁然衙門公疏亦相沿職掌也論科應吏科爲首論官應都給事中爲首蓋與薛國觀商之以都給事中惟國觀在耳斯球等遂別時沈惟炳并不在坐安有疏稿授之且云公疏則非私議也國觀爲首臣亦列名如臣爲首國觀

亦列名者也臣在先朝曾以一疏首降處矣使果有疏何憚不言況臣豈不知國觀之爲人哉而必強其書名也若結黨亂政臣子大罪何可輕以加臣臣從廢籍蒙恩召還在兵言兵疏在御前有一不從國家起見者乎臣若肯結黨亂政則逆璫用事時何不可隨衆求容必屢忤奸邪抗疏去國今聖主勵精明時坦蕩又有何黨可結何政可亂卽如目前計典自有主察諸臣虛公諮訪雖惟炳不得而專何況於臣不過與臣同垣諸臣循例繳單何把持之有國觀試一自反昔與崔魏同朝衆危獨安有何品骨而反詆臣等之忤璫見逐者爲黨爲

好何其敢於欺我堯舜也二十八日恭候召對臣與閣
可陞面質臣何嘗有國觀不肯上疏想要番局等語此
臺省諸臣集文華門所共聽聞者國觀亦可謂說夢矣
至東林二字乃書院之名耳神祖朝顧憲成抗爭國本
歸臥林下曾講學其間今其人與骨已朽矣頃國觀同
鄉臺臣楊建烈一疏言之甚詳屈指講學時臣尚爲諸
生有何主盟臣猶記熹宗朝媚黨諸臣一網正人必硬
坐以東林誅夷削逐殆無虛日幸賴聖明顯忠遂良往
者贈卹生者錄用臣雖謗劣亦濫賜環回首縉紳慘禍
曾幾何時而國觀又忍以東林二字爲阱也豈當年飢

聞斯語今魂夢中猶自不忘耶若夫袁耀然與臣素昧
平生三千里而遙拜疏豈因臣使耀然疏至道路喧傳
不獨臣聞之也臣如主使耀然又肯吐露於國觀同邑
閣可陞之前哉況御史糾彈是其職掌必懸坐以主使
則國觀在先朝參劾諸臣又是誰爲主使乎亦可對照
而自明矣臣就疏駁正不敢旁溢一語聖明自有洞鑒
通國自有公論伏乞敕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臣是否
結黨亂政國觀是否說謊欺君并敕袁耀然從實回奏
與臣曾否一面其前疏曾否係臣主使一一直究到底
庶是非明邪正辨而紛囂可息計典不撓臣卽退伏猷

敵將終身頂戴聖恩矣 疏入報聞不必會勘

兵一大將星赴鳳陽聽總漕節制往來策應力遏其節
豫入吳之路如是則陵寢可安也此外由楚入吳則安
慶其門戶氣操臣馬鳴世禦下特沿江汛口兵耳近見
楚中諸臣疏稱賊已水陸並進則水營之兵當駐小孤
設防誠不可不預至陸路從黃梅而來則風雨驟至一
兩日可到我兵勢不能舍舟登陸雖有操臣移鎮安慶
但安慶新募兵不滿千器甲未利戰鬪未習何以當楚
之衝亦當敕部於近調各兵將中抽五千人統以知兵
一大將星赴安慶聽操臣調度水陸犄角力遏其由楚
入吳之路如是則陪京可固也不獨此也江淮運道南

北咽喉乃國家命脈所關一旦中梗於賊數百萬漕艘
何由飛渡京師及關寧皆仰給於茲豈京坻爲不涸之
府而嗷嗷者能免脫巾之呼乎且財賦半出東南凡京
邊起解錢糧取道何地寧有神運鬼輸之術而太倉亦
坐困矣言念及此不寒而慄知皇上自爲東南根本計
遣將調兵又不待臣等之合詞籲天也至兵行糧從除
地方額兵外新調各兵自應照別省例將八年之額餉
聽總漕及操臣便宜留用兵屬總漕者餉派廬鳳四府
兵屬操臣者餉派應安六府就近起解軍前俟賊平銷
算諒總漕及操臣實心任事必能釐餉不至虛糜蓋同

是朝廷封疆而臣鄉爲陵寢陪京運道攸係更比別省
不同臣等竊謂計臣明而熟於事者當不作秦越視矣
臣等忝列筵路日擊賊氛甚惡念國家根本重地不憚
瀝血控陳不獨爲桑梓無身一家計而已也伏惟聖斷
立賜敕部施行具疏入帝從之
題爲皇陵被燬等事疏罪無可赦代請寬宥
頃者賊氛南向震及皇陵諸臣交章尚無確據昨接該
撫按揭則賊已焚燬明樓及享殿等處矣祖宗三百年
來王氣鬱蔥發祥悠遠之脈何堪盡付流賊之一炬臣

思士庶之家丘壘樹木偶爲盜傷亦必飲痛無已況我
皇上孝治天下者乎一聞此變撤講減膳修省不遑必
自以爲負痛於祖宗矣顧皇上御極數年敬天愛民法
祖勤政無一事可以致譴無一念可以召災何故天不
悔禍至此除撫按兩臣罪無可逃外誰實司邦政誰實
平章軍國臣於是不能不深恨諸臣之誤國也臣摧指
餘生兩蒙召還言路漫無獻納上報主恩值此祖宗怨
恫聖明震惕臣若畏禍不言誰當言者且口來樞臣聞
言輒思卸擔而輔弼大臣炤常視事絕未見有一人席
蓐待罪仰分至尊之痛憤者臣亦不勝髮指請兩言直

發其罪曰樞臣固位失事輔臣玩寇速禍而已曷言樞
臣之固位失事也方賊在秦晉早設一督臣扼其渡河
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規避不行恐推別督
則樞貳無色樞臣遂囁嚅不敢議設人有詰之者則曰
政府不肯設也蓋畏政府不得不并畏政府之私人也
迨賊入豫楚汝楠被論始議設督而汪慶伯者猶夫汝
楠耳因推及極邊之陳奇瑜而鞭不及腹又制於撫賊
之一說心持兩端致以撫誤勦而賊乃再蹂躪東南矣
皇上試查會典載左右侍郎原備總督之用何以久持
不決坐失事機且旣設五省督臣非爲勦賊而何柰何

輕信招安釀成今日之決裂哉樞臣卽欲諱其不以固
位失事不可得也曷言輔臣之玩寇速禍也蓋流賊發
難幾年矣流毒幾省矣東南根本重地陵寢運道攸關
增兵預備不待智者而決也昨春臣鄉諸臣早言及此
樞臣不悟直至昨冬東南震鄰人心搖動始有淮撫操
江移鎮之疏識者已病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輒議移
鎮以滋惶擾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皆偵探不入其
境蓋擣堅難而襲虛易賊亦料之審矣鳳陽何地陵寢
何事皇上試查樞臣具疏在十二月下旬使朝上夕允
嚴限移鎮計數日報至淮上必在正月初旬撫臣畏明

旨亦必星馳駐鳳去賊十五日至鳳焚劫尚有數日之
暇正堪整旅堵賊不至禍延皇陵也輔臣是何肺腸而
欲緩之遂視陵寢爲孤注耶彼民間見盜賊蜂起亦各
思保有墳墓何況皇陵爲聖子神孫億萬世靈長之自
豈不當蚤爲呵護乃今使樞臣以曾請移鎮爲藉口撫
臣又以不必移鎮爲藉口乎輔臣卽欲諱其不以玩寇
速禍何可得也臣在班行與輔臣各止一面其於樞臣
且效有忠告豈有意摘發而目擊皇陵如燬聖心如傷
忠憤所激一切不暇瞻顧伏乞皇上敕問樞臣不必設
督之議是誰主張敕問輔臣不必移鎮之旨是誰票擬

各宜明認誤國之罪今而後賊氛作何掃蕩東南半壁
作何鞏固毋徒素服角帶區區循修省故事庶可少慰
祖宗在天之靈臣卽言出禍隨甘之若飴矣 疏入得
旨皇陵震驚中外當事諸臣何所逃責總督不輕議設
原爲難於得人且恐開各撫諉卸之路旣設不效咎自
有歸前賊在鄖境應淮江川等撫應否遽令移鎮况偵
探聲援相機進止卽於旨內嚴飭何僅單摘一言反爲
弛玩開卸該部知道

剖質疏糾疏

題爲微臣疏糾僅止於誤輔臣疏辨似涉於欺敬因明

旨再一剖質仰祈聖鑒事臣居言謫浮沉日久兼以母
老時擬陳情因聽斥幽未敢遽請然於壇工敘及一疏
略已入告頃蒙倖免方欲乞恩歸養忽聞賊陷潁州又
聞賊焚陵寢臣痛憤幾不欲生且念堯舜在上遭此古
今希有之變實罪由臣下遂具直發誤國之疏糾及樞
輔諸臣臣疏語虛平未知不必移鎮之旨係誰票擬也
已見輔臣溫體仁再疏引咎亦自謂誤國已甚矣但臣
所不解者稱引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一語蓋古者
惟君有過臣引爲己辜始謂之歸己耳今臣云皇上敬
天愛民法祖勤政無可致譴召災輔臣亦云敬天率祖

勤政愛民自宣感和召祥似謂臣言非誣皇上更有何過欲歸臣下豈封疆敗壞陵寢燬傷非輔臣玩寇之罪而乃欲爲皇上分過耶亦悖甚矣又見臣疏奉聖旨皇陵震驚中外當事諸臣何所逃責總督不輕議設原爲難於得人且恐開各撫委卸之路旣設不效咎自有歸前賊尚在鄖境應准江川等撫應否遽令移鎮况偵探聲援相機進止卽於旨內嚴飭何僅單摘一言反爲弛玩開卸該部知道欽此臣再三捧繹多所未明赫赫明綸若爲輔臣解嘲者臣職司封駁又安能嘿嘿已也旨云總督不輕議設原爲難於得人夫會典明載兵部侍

郎可付以提督之任何以稱難卽不得其人將付流賊於度外乎何彭汝楠被論又奉有任樞勤練不必苛求之旨乎旣可以佐樞又不可以任督乎此臣之未明者一也旨云前賊尚在鄖境應准江川等撫應否遽令移鎮臣查樞疏奉旨時豫撫立默有關二官兵合勦一疏已奉有賊勢重大關二則賊關一止在鄖境矣豫鳳接襄陵寢重地竟當漠然乎臣未遠引去年宣雲失警晉撫移鎮代州賊擾中州卽撫移鎮襄陽蓋重封疆耳何楊一鵬移鎮鳳陽旨謂不必輒議豈陵寢反輕於封疆設當時移鎮而賊不至不猶愈於賊至而陵寢被燬驚

及祖靈乎此臣之未明者二也旨云何僅單摘一言反
爲弛玩開卸臣查樞疏稱賊走黃梅江南鼎沸折而入
豫之江歸齊魯淮揚一帶騷然蓋專爲移鎮而請則不
必移鎮一言政票擬中喫緊誤國處臣特爲拈出何云
單摘至臣疏首言撫按兩臣罪無可逃又誰爲開卸乎
臣不知逮問楊一鵬等之旨果盡由閣擬乎抑出聖怒
獨斷乎如未必盡由閣擬則開卸之罪責在輔臣而豈
在臣乎此臣之未明者三也臣草疏畢又見體仁罪狀
自明一疏大都依傍前旨而設詞甚苦如不必設督自
認誠有是言獨諱汝楠爲其私人耳夫汝楠輩爲政府

私人通國皆能言之非臣一人之浮言也若謂不必移
鎮詞甚圓活則更可異焉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輔臣獨
不聞乎況鳳陽何地移鎮何事柰何以圓活出之圓活
二字模稜之別名耳所望救時大臣平章軍國當直捷
主張毋持兩端臣又安知輔臣胸中先有圓活二字爲
今日卸罪之地也臣所謂欲掩其誤似蹈於欺者輔臣
不已情見乎詞哉夫欺者人臣大罪臣何忍輕議然輔
臣不幸而有其迹矣輔臣如翻然憬悟請打其蓋畫宏
濟時艱除兇雪恥毋再以賊貽君父庶幾少贖前罪誠
如是則皇上卽罷斥微臣以謝輔臣臣方將肉袒以請

又何敢置一喙也 疏入得旨前旨已明何得恣辨求

究誤國之原疏

題為聖心方在焦勞臣言不宜煩聒略究誤國之原再
祈聖鑒事日者臣目擊寇禍兩疏誤國之罪輔臣一辨
一不辨臣似可無言且衆言紛囂聖心必厭因而謫及
言者臣若為臣一官起見臣更不宜復言然臣有不敢
不言者臣前疏但陳誤國之罪而猶未及究誤國之原
也何謂誤國之原則票擬與封駁失職耳臣查祖制大
學士一官原以備顧問至世廟而票擬之權始重凡部

院撫按何事不取裁焉何者票擬固筆代天言未可以
己意參焉者也故票擬得失則理亂之關也至六科給
事中小臣耳而祖制凡章奏必下科其奉旨有未當者
皆得循例封駁蓋取古有失輒諫之議非重科臣也所
以尊朝廷而防大臣蒙蔽之漸也故封駁得失則又理
亂之關也而今何如耶輔臣朝入暮出非不曰勞日取
一二刑名錢穀等事瑣屑批駁非不曰煩但遇邊庭交
証盜賊縱橫治亂安危所係實未確有一言俯折廷議
仰贊廟謨即如淮撫移鎮一事既以不必二字速禍復
以圓活一語卸罪此等票擬不可謂不溺職矣而尤可

臺海瑣塵 卷三
異者則互相庇護牢不可破之私也如甲被言則乙擬
溫旨以慰之乙被言則甲擬溫旨以慰之夫今日有君
無臣致釀寇禍我皇上聖不自聖方以不德引咎而何
於誤國之臣不曰忠悃則曰盡畫不曰絕私奉公則曰
宏濟時艱臣不知時事至此所謂忠盡何在奉公濟艱
者何事豈皇上有罪已之詔而輔臣不當席藁待罪乃
侈口交美如此耶若宣諭原屬特恩數煩王言體已大
褻邇來聞有代為請宣者未知昉於何例得無敢於要
恩為扶同飾罪之地歟綸扉一席有此護法毋怪乎誤
國之相等也至封駁之義則然矣臣先年在垣

猶見乞恩偶濫雖經奉旨問為封繳其他用人行政一
切邪正是非未嘗不據理駁正今無能如昔之封還卽
奉旨而駁者幾何駁而蒙改正者又幾何雖或事事出
於聖斷然皇上一日萬幾宵旰靡及輔臣豈擬豈無朦
朧玩誤如不必移鎮之旨為聖明偶不及察者乎諸臣
未聞一言救正斯亦封駁之失其職矣而尤可異者則
閣揭奉旨問求下科不知始自何年臣查凡係兵機重
情奉旨密封本章亦必下科而後送部彼閣揭何事豈
可入告皇上獨不可明示廷臣耶甚至被言具揭亦然
何更示人以不公也倘有背公徇私等弊六科又烏從

而駁正之臣故不揣狂瞽惟願皇上取輔臣票擬擇其重者必詳覽處分若一二言者駁及輔臣必察其言之當否若而不當無所逃責倘言而或當毋令互相庇護重襄明綸庶幾票擬封駁兩得其職則輔臣不敢終於誤國而皇上數年勵精之天下亦可撥亂而為治矣臣此疏一出輔臣不知何如中臣顧臣無媚骨在先朝因觸姦輔落職以去況今事堯舜之主立睿諤之朝更何忌謹忍負我皇上而結舌不言哉惟皇上裁察 疏人得旨報聞

朝廷救法宜一等事疏

題為朝廷救法宜一輔臣溺職宜明謹補牘再陳仰祈聖斷事臣聞帝王御宇所以磨勵臣工者法之一字而已矣若法行於小臣而不行於大臣法行於遠臣而不行於近臣雖帝王不能以治天下我皇上登極以來英斷夙成行法無所假貸往不具論就臣再廁班行伏見諸臣奉職無狀法在必懲固也卽一二言官論列執政語或激戇輕則鐫級重則謫處又重則究問若是其不少貸矣猶曰此庶僚也進而求之督撫大臣建牙未幾斥逐已及輕則鐫級重則褫職又重則究問亦若是其不少貸矣猶曰此邊吏也進而求之六部大臣體貌雖

優譴責時有輕則鑄級重則褫職又重則究問亦若是其不少貸矣夫皇上之不輕貸諸臣豈過爲苛求哉亦曰寓敕法之意於課職之中耳若輔臣則以票擬爲職者也如淮撫不必移鎮之旨實實誤國亦實實誤陵乃藉口相機進止欲掩厥罪不知賊氛飄忽如風雨驟至與其相機而後進何如先事移鎮不致坐失事機乎當陵警初聞輔臣溫體仁等合詞引罪奉旨有云卿等佐理中書與經事不同夫曰不同則但有輕重之分不得置身事外明矣臣竊謂撫按之罪輔臣有輔臣之罪臣三疏入告無一語輕請罷斥蓋以黜陟功罪在

皇上獨斷而進退廉恥聽大臣自裁耳兩月以來輔臣安心入直退食委蛇今撫按兩臣已下詔獄且奉旨駁審矣而輔臣曰入中書絕未有席藁待罪之意得無謂此番禍及皇陵經事之撫按法自難逃爲輔臣者佐理溺職獨超然免於評論耶而聖意淵微亦未見顯有處分或者以輔弼大臣地近密勿我皇上課職之法至此而亦姑示優容也臣嘗伏而思之往年輔臣如劉鴻訓錢龍錫相繼遣戍矣卽久歷邊疆之孫承宗亦奉旨閑住矣頃寇墮中都火傷陵寢實絲不必移鎮一語階之爲禍豈皇上課職之法至今日之輔臣而頓廢哉臣始

終以爲玩寇速禍輔臣焉得無罪直在皇上之一怒而已抑年來論輔臣者當否非臣所知然皆庇私納賄一身一家之事其於誤國猶小獨此皇陵震驚祖宗怨恫聖心有在天之隱痛臣誼有率土之公憤此之誤國更孰有大焉者臣職難隱默敢不避屢瀆伏候聖斷倘臣言無當不得其言則去臣之責也仰祈皇上立賜罷斥以爲言者之戒若以臣實妄言而仍使濫竽言路則功罪不明是非兩混此亦聖明之世法之所不敢出矣
疏入帝不納

陵工宜敘等事疏

奏爲陵工宜敘濫恩當裁謹懇辭復敘并循職駿正事
臣近患痰暈註籍再疏求放間伏覩工部爲慶陵敘工臣亦奉旨准復原級臣不覺愧悚無地因臣疏乞休靜候俞旨未敢控辭乃昨復奉旨隨著臣遵旨供職矣臣豈敢覲顏仰叨此無勞之敘哉思去冬農壇類敘臣曾疏辭不蒙准免復臣一級臣已慙無報稱茲先帝陵工臣子奔走其分也何敢言勞且臣身非經事雖從諸臣後偶一相度估計不過與同官郭九鼎諸臣等耳非若部臣李遇知程紹苦心鳩率鬚髮爲白同官范淑泰臺臣梁天奇司官張一鳳等戮力巡督面目爲黑有寒暑

聖諭輔臣溫體仁等以加恩晉少師等銜矣臣因思慶
陵皇考之陵皇陵皇祖之陵我皇上之孝思同也輔臣
前聞陵警旣以職在佐理未與經事者同罪今敘陵工
又以勞在贊理遂與經事者同功傳之史冊將陵寢同
而功罪異得無謂朝廷之法罰有侏而賞太濫乎雖恩
出自上而輔臣清夜捫心亦當自愧矣臣方求去不宜
復言但敘工係臣垣職掌臣雖在病中一日未去則言
責一日不可不盡故輒因懇辭復敘而并及之 疏入
得旨許譽卿復敘已有旨不得借端託辭

拮据之勞也今九鼎等僅止頒賞而臣獨蒙復敘臣不
惟有愧於遇知等并有愧於九鼎等矣況部疏初敘曾
經駁查經事久近明旨昭然臣竊謂旣曰經事則廷臣
中除遇知等數人而外恐指未可多屈如臣碌碌因人
何敢貪人之力以爲己勞臣曾向部臣力言之乃部臣
誤而敘復輔臣誤而擬復致明旨亦濫及不經事之微
臣不亦勞逸幾無分別哉此臣反覆思維誼難冒承不
容不瀝血辭免者也伏乞皇上察其無勞仍令降級自
效倘臣病旦夕可痊容黽勉供職或邀異日宥過之仁
則聖恩不濫而愚分亦安矣臣草疏聞又見吏部接出

豈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宦官不典兵今禁旅日繁內操未罷聚虎狼於蕭牆之內逞金革於禁闕之中不爲早除必貽後患於是忠賢怒益甚會趙南星高攀龍被逐譽卿偕同列論救遂鐫秩歸莊烈帝卽位誅崔魏將大計天下吏奄黨房壯麗安伸楊維垣之徒冀收餘燼屢詔起廢輒把持使不得進引其同類譽卿時已起兵科給事中具疏爭吏部尙書王永光素附璫讎東林尤陰鷲詔定逆案頌璫者卽黨逆永光嘗頌璫治逆案陰護持之南京給事中陳堯言疏劾永光璫孽不當正銓席然帝方眷永光責堯言譽卿又抗疏爭於是都給事中

薛國觀以已亦璫孽也遂許譽卿及同官沈惟炳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卽日引去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皇陵毀焉譽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罪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鞭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

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
劉達及給事中楊枝起相繼論薦竟不果用福王立起
光祿卿不赴國變薙髮為僧久之卒

光祿卿不赴國變薙髮為僧久之卒
劉達及給事中楊枝起相繼論薦竟不果用福王立起
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

藝海珠塵

子部譜錄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上海 喬 淦 玉繩校

閩中海錯疏卷上

屠本峻疏徐燭補疏

本峻字田叔浙江鄞人明兵部侍郎應天巡撫大山子承

字惟起一字興公福建閩人明處士有鼇峯集

辭大夫曰鱗介之品山海錯雜先王以是任土作

貢貿遷有無乃立冬官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

平其守辨其品物腥臊珍異以為祭祀燕享奠其

丞也何預海錯第漢唐司農府隸於冬官山澤之禁亦所當領作海錯疏

鱗部上

鯉 黃尾 大姑 金鯉 鱧

鯉頰鯉也當脇正中一行自首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上皆有黑點文

按鯉能變化飛越山海死不反白魚之健而神者也龍陽也具九九八十一鱗鯉陰也備六六三十六數魚躍龍門過而為龍惟鯉或然是以仙人乘龍亦或騎鯉

黃尾似鯉而尾微黃食之微有土氣

大姑似鯉而差小大鱗有脊骨無細鰓冬月子肥味美生湖塘間四明謂之密姑

金鯉色紅黃大姑生子為日所晒而成

鱧文魚也一名烏鯉圓長而斑首有七點作北斗象肉美膽甘無鱗夜則昂首北嚮嶺南謂之元鱧○鱧魚毛詩注鱧也細鱗有黑花紋本草注云蠪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諸魚中惟此魚膽甘可食 補疏

按鱧夜仰首北嚮有自然之禮制字从禮惟膽甘制字从醴惟肉美古人所重惟首戴斗象道家指

以為厭蓋天厭鴈地厭犬水厭鱧皆禁而不食夫
鱧胎生還復自食其鯢梟食父獍食母鱧便食子
凡鱧一尾入人家池塘食小魚殆盡人每惡而遂
之

鯽 金鯽

烏魚 金鱸

棘鬣 赤鬣

方頭

鯽 鮒也似鯉體促腹大脊隆肉厚色白而微黑
按酉陽雜俎云東南海中鯽魚長八尺食之宜暑
而避風潯陽青林湖中大者亦二尺食之可止寒
熱羅碩云此魚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即也謂之
鯽以其相附也謂之鮒

金鯽能變幻可畜盆中供玩閩人呼為盆魚

烏魚似鯽而大尾鬣俱黑力能跋扈

金鱸魚三尾色如硃砂盆魚中品之佳者 補疏

棘鬣似鯽而大其鬣如棘色紅紫嶺表異錄名吉鬣泉
州謂之鬣鬣又名奇鬣

赤鬣似棘鬣而大鱗鬣皆淺紅色

宋志云棘鬣與赤鬣味豐在首首味豐在眼葱酒
蒸之為珍味十月此魚得時正月以後則味拗不
可食 補疏

方頭似棘鬣而頭方味美

鮫魛似蛟而鼻長皮可飾劍靴俗呼錦魛

魛魛尾長似劍蓂鱗味佳身大鱗小脊三五只鼻破臉

烏鬚頰尾皆黑魛魛晶瑩若琥珀

出入魛初生隨母浮遊遇警從母口中入腹須臾復出

時魛有肉無腹大者刳其肉烹之多油可啖亦可燃

帽魛腮兩邊有皮如戴帽然又名雙鬚魛頭如木楊又

名雙鬚魛三四尺兩鬚皆齒咬

黃魛好食百魚大者五六百斤

按魛之種類不一皮肉皆同惟頭稍異此外又有青魛淡魛夾魛諸種種而吹魛別是一種故列在

五 正文解類魛故附之西則曰魛魛首長三尺

吹魛而鱗頭而如之鱗脊或曰吹魛之口

吹魛大如指狹圓而長身有黑點嘗張口吹沙美如鱈

按吹沙小魚也味甚美故魚麗之詩稱焉羅頌曰

非特吹沙亦止食沙大者不過三斤江南小谿中

黃魛每春沙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而下自是以

三月後時亦有之然罕至矣來春復舉大抵正月輒至

魚之最先者次則鯉至次則鱖至桃花水至而鱖

鱖背有肉二片乾之名金絲鯊形味俱類沙魚翅

鯧魚肉斗底鯧黃蠟樟

鯧板身口小頭縮肥腴而少鯁中非皆以人

鯧鯧之小者其形扁頭點至穴眼點至刺其水至

斗底鯧鯧之小者其形圓食來春更黃大翅其

黃蠟樟亦鯧也鱗金點而差厚其頭點本而不自

按魚以鯧名以其性善姪好與羣魚為牝牡故味

美有似乎娼制字从昌魚鯧之音鯧鯧鯧曰

鯧

鯧頭長而狹腹薄而腴多鯁脊如刀刃故謂之刀鯧

按鯧山海經云食之可以已妬與石首皆以三月

八月出故江賦云鯧鯧順時而往還

鯧 鱸魚 草魚 鯧

鯧巨曰細鱗鬣皆圓黃質黑章皮厚肉緊味美如鱸

其斑文鮮明色著者為雄稍晦味者為雌

按鯧音桂舊說仙人劉憑食石桂魚今之鯧魚是

此魚所化猶有桂名漁人以索貫一維置谿畔羣

鯧皆來齧曳之不捨掣而取之常得十數尾今福

寧州呼為鱠魚羅碩曰凡羊之屬有肚故能嚼

魚無肚不能嚼獨鯧魚有肚能嚼

鱸類鯧肉肥味厚而三腮

鮠之別種也漳泉皆有之

按鮠江淮廣浙在在有之吳淞別有一種圓而短

小巨口細鱗四腮淞江呼為四腮鮠

鮠形似鱸口濶肉粗腦腴骨脆而味美

按鮠身類鱸口類石首大者長丈許重百餘斤四

其味明諺云寧可棄我三畝稻不可棄我鮠魚腦蓋言

美在腦也

鮠撥尾 鮠一草魚 鮠紅鮠 烏鮠黃鮠

鮠似烏魚而短身圓口小目赤鱗黑一名鮠味與鮠相

似冬深脂膏滿腹至春漸瘦無味一名鮠

撥尾鮠魚之小者 子魚以至子月肥極故云其子尤

佳莆田縣東北五十里迎仙橋下潭所產極為珍味

鮠似鮠而目大似鯉而鱗粗能以鬣刺水蛇食之

草魚似鮠身圓而長以其畜於池塘飼之以草

鮠口小鱗細色白

紅鮠似鮠而色紅

按草鮠二魚俱來自江右土人以仲春取子於江

曰魚苗畜於小池稍長入葦塘曰葦鮠可尺許徒

之廣池飼以草九月乃取

閩中海錯疏卷上

七

鮠

鮠

鮠

烏鰮形似草魚頭與口差小而黑色食螺

黃鰮鱗色黃俱出邵武

鰮 鰮 鰮 江鰮 黃炙

鰮板身扁首燕尾青脊白鱗大者長數尺肥腴多鰓春末有之又一種春漲汴流而上月長一寸至十月盈尺者佳

鰮似鰮而多鰓

按鰮鰮其美在腴鰮侈口圓脊多鰓大者長三四尺重七八斤鰮狹口劍脊多鰓大者長二三尺重三四斤鰮小口圓身少鰓大者長五六尺重二三

十斤泉志云鰮與鰮形相似福志云鰮與鰮味相似俱誤

鰮如鰮而小鱗青色俗呼青鰮又名青鱗

按鰮四明奉化縣有之鱗脊俱青故名青鰮冬月味甘腴春月魚首生蟲漸瘦不堪食

江鰮出洪塘江三四月方有之味美但小而多刺

補疏

黃炙似鰮而小多鰓細鱗味不甚佳

石首黃梅 鮓

石首鰮也頭大尾小無大小腦中俱有兩小石如玉鰮可為膠鱗黃璀璨可愛一名金鱗朱口厚肉極清爽不

作腥聞中呼為黃瓜魚蕘不及四明
黃梅石首之短小者也頭大尾細朱口細鱗長五六寸
一名大頭魚亦名小黃瓜魚

按黃魚首有二白石如棋子醫家取以治石淋肉
能養胃鯽能固精醃糟食之已酒病四明海上以
四月小滿為頭水五月端午為二水六月初為三
水其時生者名洋生魚其蕘也頭水者佳二水
勝於三水八月出者名桂花石首臘月出者為雪
亮其鱗魚出此時者名亦如之吳地志云石首魚
至秋化為冠鳧今冠鳧頭中猶有石也

鱗形如石首而差大鱗細口紅

鱣 鱣狀鱣 鱣 鮎 鮎魚

水中上升夜則昂首北向一名泥猴

按鱣形既似蛇又夏月於淺水作窟如蛇冬蟄夏
出故亦名蛇鱣今閩中之鱣肉澁而味不及吳中
○漢書鸛雀銜三鱣鱣即鱣字或作鱣陶隱居謂
苻芩根所化者又以為人髮所化今腹中有子未
必盡是化生 補疏

土龍似鱣而小

五海未應

閩中海錯疏卷上

地龍似鱓而大多鯁脊中有一線血甚腥

鱓似鱓而腹大有黃色有青色春生者毒產海中者相類而大土人名慈鱓又名獨狗魚○海鱓之大者百餘斤小者二三斤鱓鱓之大者亦有八十餘斤肥美無比產在鹹淡水之介補疏

按輿化志云鱓肉滑鱓肉溢鱓脊骨圓鱓脊骨方俚雅云焚鱓骨可辟蠹魚有雌無雄以影漫鱓而生子趙辟公雜說曰凡以聒抱者鴝鵒雀也以影抱者龜鼈鼈也有鱓鱓者以影漫于鱓魚則其子皆附鱓之鬚鬚而生故謂之漫鱓也鱓鱓善攻

碕岸便輒圮

狀鱓生江水中頭似鱓而身似鱓味美多油中惟脊骨

旁無他刺補疏

鱓似鱓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食螺蚌好獨行

按鱓好獨行制字从尊鱓讀如蹲詩九罭之魚鱓

筋以魚美而稱之亦有兩三尾同行者

鱓一名鯁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口方背青黑無鱗

多涎

鱓似鱓而小邊有刺能螫人其聲缺亂本草名黃鱓

至能醒酒缺音于方切

按缺魚四明謂之缺類有三刺一生背上二生兩腮其刺取以發痘如神一說鮎亦產鰻蓋乳子二分之二為鮎魚其一鰻也

海鮎 鮎魚 泥鮎 鮎魚 田鮎

海鮎最巨能吞舟日中閃鬚鬣若簸朱旗

按海鮎噴沫飛洒成雨其來也移若山嶽乍出乍没舟人相值必鳴金鼓以怖之布米以厭之鮎攸然而逝否則鮮不罹害間有斃沙上者土人梯而撈之刻其脂為油船其佳

鮎似鰻而短首尖而銳色黃無鱗以涎自染難握

按鮎好與魚為牝牡制字从魚从首薨鯨乃佳

泥鮎產水田中大如指夏月最多

鮎魚似鮎小大錯生吐涎最多 補疏

田鮎似鮎而大鮮食味腥薨乾味美 補疏

比目

狀如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須兩魚相合乃行

按比目闊廣謂之鞋底魚南粵謂之板魚又謂之

箬葉

鮎形扁而薄邵武名鞋底魚又名潔沙

按潔音撻魚在江中行潔潔也左目明右目晦昧

閩廣以此魚名比目蓋比目只一目必兩魚相合乃行而此魚獨行殊非比目也四明謂之江箬以形如箬故名又謂之箬潔以其行潔潔故名

過臘

過臘頭類鯽身類鱖又類鯉魚肉微紅味美尾端有肉口中有牙如鋸好食蚶蚌以臘來春去故名過臘

按過臘四明謂之銅盆又名郭磚四時有之好入人家田中食蚶蚌入口殼輒碎亦猶鳧食螺雞食蜈蚣氣之制也

藝海珠塵

南雁 吳省蘭 泉之輯
上海 喬 淦 玉繩校

閩中海錯疏卷中

屠本峻疏徐勣補疏

鱗部下

烏鰂 柔魚

墨斗

猴柒

烏鰂一名墨魚大者名花枝形如鞋囊肉白皮斑魚鱗八足前有二鬚極長集足在口緣喙在腹腹中血及膽正黑背上有骨潔白厚三四分形如布梭輕虛如通草

可刻鏤以指剔之如粉名海鰾鮓醫家取以入藥古稱
是海若白事小吏一名河泊從事

按鰾遇風波卽以二帶捉石浮身水上見人及大
魚輒吐墨方數尺以混其身人反以是得之其墨
能已心痛小魚蝦過其前輒吐墨延致之性嗜烏
每暴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而食之月
令九月寒烏入水化爲烏鰾唐韻所載羅頌云此魚乃
鷄鳥所化蓋水鳥之似鷄者今其口足并目尙存
形似且以背上之骨驗之晒乾者閩浙謂之明府
柔似烏鰾而長色紫一名鎖管

按柔有骨如三層紙厚白而差紉云無骨非也但

鰾作腥柔不作腥而味佳

墨斗似鎖管而小亦能吐墨補疏

猴染比墨斗稍大比鎖管稍小補疏

馬鮫嘉酥魚 鰾

馬鮫青斑色無鱗有齒又名章鮫連江志謂之章胡

按閩志稱鰾魚肉理細嫩而甘馬鮫肉稍澁氣腥

而不及鰾此說非也蓋鰾細口扁身而團無鱗無

腸馬鮫銳口圓身而長無鱗有腸

嘉酥魚海中魚之極大者重千斤琉球人以其脊爲酥

販鬻閩中補疏

鱣似馬鮫而小有鱗大者僅三四寸

訓鱮 黃雀 青鮫

訓鱮板身多鯁而肥美爾雅謂之當鮓

黃雀似鱮而小冬月最盛

青鮫類黃雀而不甚大

帶魚帶柳

帶身薄而長其形如帶銳口尖尾只一脊骨而無鯁無鱗入夜爛然有光大者長五六尺

帶柳帶之小者也味差不及帶

按帶冬月最盛一釣則羣帶銜尾而升故市者獨多或言帶無尾者非也蓋為羣帶相銜而尾脫也

鱧魚 石拒 章舉塗婆

鱧腹圓口在腹下多足足長環聚口傍紫色足上皆有圓文凸起腹內有黃褐色質如卵黃有黑如烏鱧墨有白粒如大麥味皆美明州謂之望潮

按鱧有腹無頭而俗以腹為頭非也有名同而質異者廣南有鱧亦名望潮他日廣浙相傳慎勿以此物即彼物也

石拒似鱧而極大居石穴中人或取之能以足粘石拒

人章舉紅舉也似石拒而大

塗婆章舉也似石拒而足短

按明州所產章舉大有至五六斤者與鱒魚性俱寒不可多食能發宿疾

鯢

鯢也一名胡夷一名鯢鮐一名河豚狀如科斗腹下白背上青有黃文眼能開閉頭無腮腹無膽觸物輒噉腹張如鞫浮於水上味至美然有毒能殺人

按鯢無腮無膽故肝最毒肝血及子入口爛舌入

腹爛腸以其味美吳浙喜食之今烹者必覆蓋蒙密忌食煤落其中雜以荻芽或橄欖煮之方可食予在兩淮食河豚而隸卒取其子去製以市人皮肚潔白俗名西施乳

水母

水母一名鮀一名鮮海中浮漚所結也色正白濛濛如沫又如凝血縱廣數尺有知識無腹臟無頭目處所不知避人隨其東西以蝦為目無蝦則浮沉不常蝦憑之其汎水如飛蝦見人驚去鮀亦隨之而沒潮退蝦棄之於陸故為人所獲本草謂水母為樗蒲魚北戶錄謂

水母為蚌一名石鏡南人治而食之性熱偏療河魚疾也補疏

按物類相感志云水母大者如床小者如斗明州謂之蝦鮓其紅者名海蜇其白者名白皮子皮切作縷名水母線嶺表異錄云淡紫色大者如覆帽小者如碗腹下有物如懸絮

魷魚 鮫魚 水蓋 斑車 黃貂

黑魷形如團扇口在腹下無鱗軟骨紫黑色尾長於身能螫人 此魚頭圓禿如燕身圓扁如簸尾圓長如牛尾其尾極毒能螫人有中之者日夜號呼不止以其首

似燕名燕魷魚以其尾似牛尾故又名牛尾魚其味美在肝俗呼魷魚 補疏

鱸魷背厚尾長有蜨大者二三百斤

水蓋背差薄於鱸剗之多水

斑車背上有斑肉粗而味腴大者三四百斤其腹中有肚味更佳

黃貂似燕而嘴尖土人莫以為鯨偽作燕

按魷其種不一而骨肉同諸魷以黃貂為第一

彈塗 白頰 塗虱

彈塗大如拇指鬚鬣青斑色生泥穴中夜則駢首朝北

一名跳魚海物異名記云登物捷若猴然故名泥猴
白鱗似跳魚而頰白

塗虱生於泥中如虱故名一呼塗虱有刺彈人一名彈
瑟田塍潭底往往有之一名田瑟

鱧魚 白鰾

鱧長七八寸骨柔無鱗類錢之半有五色文

白鰾形圓薄類錢一名金錢鰾

丁斑 魴魴 溪斑 重唇

疊甲

丁斑大如指長二三寸身有花文紅綠相間尾鮮紅有

黃點善鬪人家盆中畜之一名鬪魚養成半載尾上起

鬚長寸許

魴魴大如拇指有五色

溪斑黃質黑斑身圓鱗細大者長五六寸

重唇頭大尾小無鱗長三寸許生石穴中

疊甲身圓長四五寸鱗有兩重無味

銀魚 麵條 醬魚 白沫

銀魚口尖身銳瑩白如銀條

麵條似銀魚而極大一名白飯魚

醬似麵條而嘴小

雲每朱塵

閩中海錯疏卷中

白沫梅雨時海水凝沫而成形雪色無骨其大如筋藁之味厚名丁香鮓

鰾魚 錢串

鰾狀似鯨其喙如針

錢串身長而小嘴長五六寸青色亦名青針

海燕 飛魚

海燕形如飛燕有肉翅能奮飛海上

飛魚頭大尾小有肉翅一躍十餘丈

白魚 黃魚 鰻 竹魚 大面

白魚板身色白頭昂多細鰓大者六七尺生江中

黃魚身扁薄而多鰓色黃

鰻頭微而小扁

竹魚身甚薄

大面板身濶二三寸尾魚鱗

鏡魚 圓眼

鏡魚眼圓如鏡水上翻轉如車亦名翻車魚

圓眼口尖眼圓而赤

黃魚 黃鰻 要魚 金鮓 寸金

黃三鱗細黃赤色

黃鰻鰓黃色

蘇海朱塵

要魚厥狀纖細名黃絲要

金鮐尾脊有細鱗金色

寸金長寸許黃色出寧德縣七都

火魚 緋魚

火魚隨潮蔽江結陣而來故名

按輿化志不載魚形色但云結陣而來則火字當作夥

緋魚色如緋 宋志云緋魚色如緋今海上有一種紅

桃魚全緋又一種新婦魚近緋二者不知何指 補疏

白刀 鱣 鱠 白澤

白刀白鱣形似刀生江河間

鱣身長鱗白

鱣大者長五六寸白質黑章味美少鯁

白澤海物異名記云羣生隨波潮縮在澤

鯖 鯉 鱣 鱠

鯖鯉背青身長一名青魚

鱣雌生卵雄吞之成魚青色無鱗一名松魚

鱣色微黑一名鯉

楓葉 琵琶 鹿角

楓葉海物異名記云海樹霜葉風飄浪翻腐若螢化厥

質為魚

琵琶身扁狀似琵琶無鱗生南越者長二丈述異記云海魚干歲為劍魚

鹿角海物異名記曰芒角持戴在鼻小者醃為鮮味佳大者長五六寸其皮可以角錯

抱石 石伏

抱石出於山溪背偃而腹平大如指常貼於石上土人取以為腊

石伏 伏於溪下

鮫魚 土蟬

鮫無皮鱗嶺南呼為綿魚

土蟬形如蚯蚓

蠱鮐 鮐 鮐魚

蠱鮐尾有腥多穴于田塍或泥岸中

鮐一名鮐魚味不佳

鮐細如米粒可鮐長樂所產春月最多即魚苗之大者

土人名舜思魚

鮐魚 鬪潮

鮐魚海產其類甚眾皆可食

鬪潮乘波霧集

藝每味壘

閩中海錯疏卷中

九

蝦蝦魁 蝦姑 白蝦 草蝦 梅蝦 金鈎子 蘆蝦 稻蝦 對蝦 赤尾 塗苗 海蜈蚣
蝦魁嶺表異錄云前兩脚大如人指長尺餘上有芒刺
銛硬手不可觸腦殼微有錯身彎環亦長尺餘熟之鮮
紅色一名蝦盃俗呼龍蝦

按閩部疏云海味重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珧柱
泉漳間皆有之而苦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
多不可名而最奇者龍蝦置盤中猶踣動長可一
尺許其鬚四繚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隱起二角
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榴花真奇
種也

蝦姑形如蜈蚣能食諸蝦

白蝦生江浦中郡城南有白蝦浦

草蝦頭大身促前兩足大而長生池澤中

梅蝦梅雨時出洲渚間

蘆蝦是蘆葦所變味甘美鮮之尤妙國初曾進貢

稻蝦是稻花所變

對蝦土人腊之兩兩對插以寄遠

赤尾蝦之小者即天津之滷蝦

塗苗海物異名記謂之醬蝦細如針芒海濱人鹹以為
醬不及南通州出長樂港尾者佳梅花所者不中

金鈎子小於赤尾晒乾淡者佳

海蜈蚣狀類蝦姑產興化海中土人取之切以為膾食

按蝦其種不一而肉味同諸蝦以蝦魁為第一此外又有涼蝦等不能盡錄

鮫鯉

鮫鯉一名穿山甲似鯉而有四足鱗甲堅厚常吐舌出涎須螻蟻滿其上乃卷而食之

蝦蟆 蟾蜍 大約 雨蛤 石鱗

蝦蟆大如拇指微黃腹白生草澤間其鳴伊呷

蟾蜍皮皺色黑頭腹大而脚細好伏牆陰下

大約青背黃脊一路微黑腹平而色黃褐嘴尖當項兩

傍有白圈

雨蛤一名雨鬼形如蝦蟆大如小拇指天將雨則鳴

按自蝦蟆至石鱗凡五種皆陸產而蟾蜍絕壽有至于歲者五月五日得之謂之辟兵古稱月中有蟾蜍也石鱗神物閩人珍以為上品故別論

石鱗生高山深澗中皮斑肉白味美晝伏竇中夜居山頭石頂最高處捕者不可預相告語密以黃歷首一葉納諸竈中即抱松明措火而去緣崖拔石以火照之見

火輒醉不動十不脫一閩人飲饌以此為佳品俗名石
鱗魚又曰谷凍

按石鱗似水雞而巨肉嫩骨粗而脆水雞似石鱗
而小肉粗骨細而軟望火投明此類性之常也而
云見火輒醉不動非也往予聞閩人言石鱗靈物
人往捕執炬出門禁毋相告至彼可獲否則俱匿
矣炬至鱗羣坐石上觀火不動以是盡得之何獨
靈於聞聲而昧於觀火耶

水雞 尖嘴蛤 青約 青鯽 黃鯽
水雞似石鱗而小色黃皮皺頭大嘴短其鳴甚壯如在

囊中

尖嘴蛤背黃脊一路微黑腹大聲微白色似水雞而小
青約身青嘴尖脊一路微黑腹細而白

青鯽一名蛙

黃鯽類水雞

按自水雞至黃鯽凡五種皆水產而水雞可食味
不及石鱗黃鯽可食味不及水雞閩人惟食石鱗
水雞而黃鯽等種則皆不食之也

海味

閩中海錯疏卷中

七

水蠶而黃鴨善蘇限皆不食之也

不又口蠶黃鴨口食和不久水蠶關人掛食口蠶
變自水蠶至黃鴨凡五蠶清水室而水蠶口食和

黃鴨水蠶

青鴨一谷津

青鴨良青散尖脊一湖湖黑則睪而白

尖散健青黃有一湖湖黑則大蠶蠶白而水蠶而小
繁中

藝海珠塵

南雁 吳 省蘭 泉之輯

上海 喬 淦 玉繩校

閩中海錯疏卷下

屠本峻疏徐燊補疏

介部

龜

龜外骨肉腸屬於首廣肩背微圻如皺其文應八卦
脇肋有文應二十四氣無雄與蛇為牝牡卵生不咽粟
善藏久能行氣水陸皆有之

藝海珠塵

閩中海錯疏卷下

善按龜與蛇合故曰元武羅頌云靈龜文五色似玉
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盤衍象山四
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
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
凶之變千年之龜游於苓葉之上苓今甘草也葉
圓小而有刺言龜久而神靈能變形大小也今人
見小龜以為千歲非也逸禮云龜三千歲游於卷
荷之上化書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
相唳氣交也言龜雖與蛇合亦與神交崔豹古今
注曰龜一名黑衣督郵

鼈

鼈一名團魚一名脚魚卵生形圓穹脊連脇四周有骨
外肉內骨而以眼聽行蹣跚以蛇為雄頸中有軟骨與
髓相似名曰醜食時當剔去之不可與莧同食

按鼈隨日光所轉朝首東嚮夕首西嚮鼈之所在
土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是得之與龜皆隔津

中肉整卵而生故曰龜思鼈望養魚經田魚滿三百六

十則蛟龍將魚飛去納鼈則不復去故曰神守

解毛解金錢解石鹽解人解海螵金蟬

金蟬虎師人解海螵金蟬

金蟬虎師人解海螵金蟬

蟬八跪二螯堅殼其行郭索八足折而容俯故謂之跪
兩螯倨而容仰故謂之螯制字从解以隨潮解甲也殼
上多作十二點深胭脂色亦猶鯉之三十六鱗月盛腹
中肉虛月衰腹中肉滿臍尖者牡團者牝
毛蟬青黑色螯足皆有毛

金錢蟬形如大錢中黃最飽酒之味佳

補疏

石鹽狀如蟊而長不及寸廣僅半之士人治以薦酒

殼堅味鹹寒醫家取以治目昏

蟊似石蟬而小微黃色左螯大而無毛其行斜傍

蟊似蟊而大右螯小而赤生溝渠中

虎獅形似虎頭有紅赤斑點螯扁與爪皆有毛

桀步一名擁劍橫行螯大小不一以大者鬪小者食一

名執火以其螯赤也一名揭哺子

海蟬蟊也長尺餘殼圓色青兩螯至強能與虎鬪

金蟬色黃

虎蟬交有虎斑

蘆食形似蟊越生海畔

補疏

塗蟬俗呼塗蟊產長樂

補疏

按閩部疏云蟬之別種曰蟊蟊吾地名黃甲此名
海蟬特多此種而蟊乃為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

酒毒以蘿蔔煮之其柱易脫補疏
赤蛤殼上有花文赤色

海紅形類赤蛤而大

蠟蚘形似蛤蜊而白合口處色黑俗呼為懶續麻

蜆蚶似蛤蜊

沙蛤土匙也產吳航似蛤蜊而長大有舌白色名西施

舌味佳

按閩部疏云海錯出東四郡者以西施舌為第一
蠟房次之西施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謚出長樂澳

中

紅栗似蛤而小色白而微紅

文蛤殼有文理唐時嘗充土貢亦名補疏

海蛤其殼久為風濤所洗自然圓淨

沙風似蠟蚬而殼差薄

紅綠似蛤而小味美

土銚一名沙層殼薄而綠色有尾而白色味佳

白蛤一名空豸泉人呼為江大似蛤而小殼薄色白又

名泥星

按蛤其種不一而味皆同南海志云蛤一月生一
暈南越志云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則不復閉小

車螯陳藏器云大蛤也殼有花文肉白色大者如碟小者如拳其殼不一而制皆同南齊志云蛤一日生一螯白車螯之最小者也

按閩部疏云陶方伯嘗言閩中海錯蚶不四明蛤不揚州蟹不三吳余大以為然蚶大而種故不佳蛤乃車螯非蛤蚶也

蠣房 草鞋蠣 黃蠣

蠣房一名牡蠣出海島麗石而生其殼硯礪相粘如房嶺表異錄謂之蠟山地無石灰者燒蠣殼為之草鞋蠣生海中大如盃漁者以繩繫腰入水取之

黃蠣五六月有之大於蠣房數倍味雖不如蠣房而汁亦適口但牡蠣可為醬此不堪醃耳 補疏

殼菜 沙箭 烏投 烏蛤 江珧柱

殼菜一名淡菜一名東海夫人生海石上以苔為根殼長而堅硬紫色味最珍生四明者肉大而肥閩中者肉瘦其乾者閩人呼曰幹四明呼為乾肉 殼菜形似珠母一頭尖中銜少毛號東海夫人本草云形雖不典而甚益人 補疏

沙箭淡菜之小者

烏蛤似淡菜而極小中無毛

烏投味甘似烏蜆而殼堅中有毛

按殼菜生四明者殼黑而厚形如斧頭形醜而味美本草云海中有物其形如牝紅者補血白者補腎今閩中取以煮湯治痢疾

江珧柱一名馬甲柱海物異名記云厥甲美如瑤玉肉柱膚寸名江珧柱

按江珧殼色如淡菜上銳下平大者長尺許肉白而紉柱圓而脆沙蛤之美在舌江珧之美在柱四明奉化縣者佳

蚌 蛤青 蜆 翠翠

蚌蛞也肉如蛤蜊殼厚而長腹中有蠃子如榆莢合體共生時出取食復入殼中一名瓊蚌生於曲岸中故曰

蚌蛞似蚌而殼薄青色

蜆似蚌而小色黃殼薄俗謂之蠓有黃蠓土蠓之別大江者可食他小浦中有之有土氣不堪用補疏

翠翠似蚌而殼翠其小殼黃而殼具齒似蚌而

海月 石華 石帆 白沙筋 海月內有肉成刺海月形圓如月亦謂之蠓鏡土人多磨礪其殼使之通明鱗次以蓋天窗本草云水沫所化煮時猶化為水嶺

南渭之海鏡又曰明瓦

按海月嶺表錄異云廣人呼為膏葉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白照如雲母光內有小肉如蛛蛤腹中有蠃子甚小頭黃而螯足具備海鏡饑則蠃出拾食蠃飽腹滿海鏡亦飽或近之以火則蠃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蠃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石華附石而生方言謂之石霍肉如蠃房殼如牡蠣而大可飾戶牖天窗人海中一各異其土然曲氣中地曰按謝靈運詩云挂席拾海月揚帆採石華其味與

海月俱同蠃房

石帆紫黑色枝柯相動連帶不絕生海上石穴中沙筋長尺餘其狀如簪故又名塗釵嶺表錄異云生海岸沙中春時吐苗其心苦骨白而勁可為酒籌

泥筍

泥筍其形如筍而小生江中形醜味甘一名土筍

沙蠶似土筍而長

土鑽似沙蠶而長

龜腳

龜腳一名石蚶生石上如人指甲連支帶肉一名仙人

掌一名佛手蚶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生四明者肥

美 按石蚶生海中石上如蠣房之附石也形如龜脚
故名近甲處有軟爪黑色肉白味佳秋生冬盛來
年正月得春雨軟爪開花如絲散在甲外郭璞江
賦所稱石蚶應節而揚葩是也

蠃生海中附石殼如麈蹄殼在上肉在下大者如雀卵
老蚌牙似蠃而味厚一名牛蹄以形似之

石磷形如簪笠殼在上肉在下
石决明 海膽 石榼 寄生

石决明附石而生惟一殼無對太者如手小者如兩三
指旁有十數孔一說即鮑魚本草圖經云鮑魚別是一
種與决明相近 石决明俗名將軍帽温州與登州海
中俱有之即名鮑魚温人醃用登人淡晒乾串入京餽
遺補疏

按閩部疏云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潮而活凡
海濱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寨橋
時潮方落兒童羣下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連石
不可動或留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情在有無
之間殆非蛤蜊比也後漢書鮑魚註云鮑無鱗有

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即以蠹房何所不
可南蠹北鯪是故造化介生別構按見伏

海膽殼圓如盃外結密刺內有膏黃色土人以爲醬

按海膽四明謂之海績筐海濱人取殼磨粉合米

醬中其膏入鹽按酒亦名曰醬

石榼形圓色黃肉紫有刺人觸之則刺動搖

寄生海上枯羸殼存者寄生其中負殼而走形如蠹四

足兩螯大如榆莢其味若蝦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

出以肉不附也炒食味亦脆美

蠹竹蠹 玉筋蠹

蠹生海泥中大如指長三寸許肉白殼薄兩頭稍開

竹蠹似蠹而長大殼厚

玉筋蠹似蠹而小三月麥熟時最盛以其形如麥稿又

名麥稿蠹

蠹

蠹形圓如粟斗如便面如惠文冠廣尺許有刺頭如蜚

蠹而骨眼眼在背上背青黑色而窠其血蔚藍熟之純

白而肉甚甘美當脊一行兩旁亦刺殼覆身上腹下十

二足長五六寸環口而生尾銳而長觸之能刺斷而置

地其行郭索雌嘗負雄捕得其雄雌亦就斃雄少肉雌

多子子如綠豆大而黃色布滿骨骼中東浙閩廣人重
之以為酢謂之蠶子醬殼可屈為杓轆釜輒盡尾可為
如意 蠶口足皆在覆斗之下海中每雌負雄漁必雙
得之以竹編為一甲鬻焉本草云牝牡相隨牝者背上
有目牡者無目牡得牝始行牝去牡死其尾燒烟可辟
蚊蚋韓退之詩蠶實如惠文骨眼相附行

補疏

按便面古扇婦人取以障面者惠文秦漢以來武
冠侍中中常侍則加金璫貂蟬之飾謂之趙惠文
冠蓋狀鬻形也鬻產子時先往石邊周身擦之皴
裂而生雌嘗負雄故獲必得雙其相負乘也雖風

濤終不解謂之鬻媚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乘
風游行如帆謂之鬻帆其眾如漣楫謂之鬻渾其
善候風故音如候也埤雅云鬻性畏蚊蚊小蠶之
輒斃未知其故又暴之日往往無恙隙光射之即
死嶺表異錄云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
沉

螺香螺

細螺

紫背

香螺大如甌長數寸其揜雜眾香燒之使益芳獨燒則

臭諸螺之中此螺味最厚本草謂之甲香

細螺光彩如鈿可飾鏡背

雲海未塵

閩中海錯疏卷下

紫背紫色有斑點俗謂之研螺

鸚鵡螺狀若鸚鵡堪作酒盃

泥螺一名土鐵一名麥螺一名梅螺殼似螺而薄肉如

蝸牛而短多涎有膏

按泥螺產四明鄞縣南田者為第一春三月初生極細如殼軟味美至四月初旬稍大至五月內大脂膏滿腹以梅雨中取者為梅螺可久藏酒浸一兩宿膏溢殼外瑩若水晶秋月取者肉硬膏少味不及春閩中者肉礪魄無脂膏不中食
米螺小粒似米肉可食

螺田螺

梭尾花螺

溪螺馬蹄

竹螺

黃螺拾甲

油螺

紅螺江燒

醋螺

蔞螺鮓螺

莎螺

田螺似黃螺而差小生冰田中

溪螺似田螺差小而長

黃螺殼硬色黃味美其黑而微刺者尤佳

紅螺肉可為醬

蔞螺大如拇指有刺味辛如蔞

梭尾殼細而長文如雕鏤味佳

馬蹄形似故名

指甲以形似名之

江燒指甲之大者

鵓鵒螺殼小而厚黑色土人端午用之

花螺圓而扁殼有斑點味勝黃螺

竹螺殼文麤而尾脆味清香

油螺形如花螺殼柔鹽之味美產興化補疏

醋螺出洪塘江去殼醃其肉味佳補疏

莎螺形如竹螺味微苦尾極脆補疏

按螺其種不一而肉多同惟殼異此外若石螺螺

獅種種不能悉錄

龍虱

龍虱似塘蟻而小黑色兩翅六足秋月暴風起從海上飛來落水田或池塘濱人撈取油鹽製藏珍之

按龍虱類水蟲但龍虱來自海外水蟲出自水中故以為異閩人言是龍身上虱或然耳外省人罕

知也

巖丞本峻將入閩分陝使者曰狀海錯來吾徵閩

越而通之丞入閩疏鱗介三百有奇以復且訓客

問分陝使者今太常卿余公君房也丙申歲嵩溪

田層閣上題

附錄

海味

閩中海錯疏卷下

三

按非地所產而有者咸附錄之徵異品也後有見聞冀當聯絡屠本峻記

海粉

出廣南亦名錄菜

按海粉閩志云有物類墨魚者吐涎而成予往時聞閩人說即海參吐出絲也色有青黃不同者以海參食海中青藻故吐絲青食黃藻故吐絲黃閩中鄉先生陳大參文堂公云向時在廣南親見此物如竹蠶而薄殼以足裏鞋揣之則吐絲絲盡而此物空洞只存殼矣一說不同要之目觀者為真其味甚清可降痰火

燕窩出廣南

按燕窩相傳冬月燕子銜小魚入海島洞中壘窩明歲春初燕棄窩去人往取之一說燕于冬月先銜鳥毛綢繆洞中次銜魚築室泥封戶牖伏氣于中氣結而成明春飛去人以是得之圓如椰子須刀去毛劈片水洗淨可用閩部疏云燕窩菜竟不辨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銜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多為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海語載海燕大如鳩春回巢於古巖危

壁蒼壘乃白海菜也島夷伺其秋去以修竿執取而鬻之謂之海燕窩隨舶至廣貴家寔品珍之其價翔矣峻據三說不同海語所載為近通待彼都近海人質之而後信也

民遊有國燕巢舊法人主好之今燕巢天冬白去對燕窩時謝冬風燕千海小魚人窩窩國中壘窩

燕窩出黃南清可降痰火

